

5

卷121
673
部五:22



文獻通考卷第七十



宋時鄴郡陽縣馬端臨下貴幸與著夏等

周郊社考四

周郊社考一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自東京赴洛都行郊天禮自

石橋備儀仗至郊壇

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為南郊大禮使

故事皆以宰相為之

今用河南尹充非常例也

只開北南出氣式六只請下與行郊壇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太常禮院奏准勅定郊廟制度洛陽郊壇在城南七里丙巳之地園丘四成各高八尺

一丈下廣二十丈再成廣十五丈三成廣十丈四成廣
五丈十有二陛每節十六等燎壇在泰壇之丙地方三
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請下所司修奉從

之時周太祖將拜
南郊故修奉之氏聖宗與高宗於大甌對

梁太祖南郊開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
其年十一月二日

後唐莊宗南郊同光二年二月一日
東京德谷階台於天甌對

明宗南郊長興元年二月二十一日

周太祖南郊顯德元年正月一日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園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
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親祀則并皇地祇位作

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依古制四成十二陛三壝設燎

壇於內壇之外丙地高一丈二尺又設皇帝更衣太次

於壇外東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

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郊奉宣祖配天赦

改元太祖皇帝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親郊奉宣祖配天赦

先是詔以冬至有事南郊有司言冬至乃十一月晦

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乃改用十六日甲子太

常博士和峴言祭不欲數今十一月十六日親祀南

郊請權停二十七日南至之祀從之十三日上宿齋

於崇元殿翌日服通天冠絳紗袍執鎮圭乘玉輅由

明德門出羣臣夾侍鹵簿前導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輅赴南郊齋於帷宮上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上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上大悅十六日服袞冕執圭合祭天地於圜丘以皇弟開封尹光義爲亞獻興元尹光美爲終獻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爲道上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大此命徹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然否對以無害乃乘輦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政殿

號曰飲福自是爲例
五代以來宰相爲大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

丞爲儀仗使兵部尚書爲鹵簿使京府尹爲橋道頓遞使宋制大禮頓遞如舊而大禮使或以親王爲之又專以翰林學士爲禮儀使其儀仗鹵簿使或以他官充是年司徒兼侍中范質爲南郊大禮使翰林學士承旨禮部尚書陶穀禮儀使刑部尚書張昭鹵簿使御史中丞劉温叟儀仗使皇弟開封尹光義橋道頓遞使太平興國元年始鑄五使印

石林葉氏曰南郊五使唐制甚詳考於會要纔見長慶後有以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大禮使爾不知禮儀大禮何以爲別也其以宰相爲大禮使禮部尚書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

部尚書爲鹵簿使開封尹爲橋道使者蓋後唐之制故本朝用之但改太常卿爲禮儀使爾太常卿旣不常置而中丞兵部官或闕則例以學士及他曹尚書侍郎代之大禮掌贊相鹵簿掌儀衛橋道掌頓遞禮儀掌禮物儀仗無正所治事但督察百司不如禮者而已真宗東封西郊嘗專用輔臣天禧後罷至元符初始召並用執政遂著爲令長編通考曰恭考太祖南郊凡四自後宿齋朝享儀禮降赦率如初惟開寶四年始用繡衣鹵簿先是大駕鹵簿衣服旗幟止以五綵繪畫至是盡易

以繡九年以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用申報謝乃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先是霖雨彌旬及赴齋宮之日雲物晴霽觀者如堵咸相謂曰我輩少逢亂離不圖今日復覩太平天子儀衛皆相對感泣又考鹵簿凡四等大駕法駕鑾駕黃麾仗大駕郊祀籍田薦獻玉清昭應景靈宮用之按梁太祖始建都於汴然郊壇則在洛都開平二年十一月南郊帝自東京至洛都行禮自石橋備儀仗至郊壇三年正月以河南尹張宗奭爲南郊大禮使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帝祀南郊初梁均王

將郊祀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至是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卽祀南郊從之然則梁唐行郊祀皆在洛陽國初始作郊壇於國城南薰門外開寶九年詔曰定鼎洛邑我之西都燔柴泰壇國之大事今江表底定方內大同祇適景靈用申報謝乃眷西顧郊兆存焉將飭駕以時巡躬展誠於陽位朕今幸西京以四月有事於南郊宜令有司各揚所職以是觀之藝祖親郊凡四獨是歲行之於洛陽然凡郊必以陽至之月獨是歲以四月乃是行大雩之禮蓋本非彝典帝以洛都

元有郊兆是年又有欲徙都於洛之意故因西幸而特行其禮云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丙申郊奉太祖配

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而太祖親郊者四並以宣祖配上卽位以宣祖太祖更配是年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雍熙元年郊扈蒙定禮奏言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乃用其議識者非之 淳化四年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按唐永徽中以高祖太宗同配上帝欲望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

配其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亨以宣祖崇
配冬至園丘夏至北郊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從之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並去園丘十
里內神祠及所過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太稷
文宣武成王等廟今請事出宮前一日遣官致祭從之
至道三年十一月時真宗已卽位有司上言冬至祀園
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
大亨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祀神州地祇
奉宣祖配其親郊園丘奉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大中祥符四年職方員外郎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

冬至祀園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
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
位且太昊勾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亨及之今乃祀於
冬至恐未叶宜詔兩制及崇文院詳定翰林學士鼂迥
等言按開寶通禮園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
日月五星中外官衆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亨昊
天配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方丘祭皇地祇
配帝神州嶽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園丘雩
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卽是方丘有嶽從祀園丘無星
辰而反以人帝從祀參詳故事實爲闕典望如奭所請

以通禮神位爲定其有增益者如後勅奏可
景德三年崇文院檢討陳彭年言禮記月令正月天子
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註云爲上辛祈穀郊祀昊天上帝
又春秋傳曰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
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故當在建寅之月迎春之後矣
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
年立春前郊議者欲遷日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元嘉
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其後吳操之又云應在立
春後然則左氏所記啓蟄而郊乃三代彛章百王不易
王儉所啓郊在春前乃後世變禮經籍無聞載詳月令

正月元日祈穀則明在正月之辛左氏啓蟄而郊郊而
後耕則明在立春之後參較其義煥然無疑來年正月
十日立春三日上辛祈穀斯則襲王儉之末議違左氏
之明文禮有未安事當復古

乾興元年真宗崩詔禮官定遷郊祀配帝乃請孟春上
辛祈穀孟冬祭神州地祇以太祖配孟夏雩祀冬至祀
昊天上帝夏至祭皇地祇以太宗崇配上辛祀感生帝
以宣祖配季秋大享明堂以真宗崇配皇帝親祀郊丘
以太祖太宗崇配奏可

故事三歲一親郊不郊輒代以他禮慶賞與郊同而

五使皆輔臣不以官之高下天聖二年翰林學士領儀仗御史中丞領鹵簿始用官次

天聖五年十一月癸丑郊以翰林學士宋綬攝太僕陪玉輅上問儀物典故綬占對辨給因使綬集羣官撰集天聖鹵簿圖記上之禮儀使請郊後詣玉清昭應景靈宮詔郊前享景靈近臣奏告玉清昭應擇日恭謝大禮使王曾請節廟樂帝曰三年一享不敢憚勞也三獻終增禮生七人各引本寶太祝升殿徹豆三日又齋長春殿謝玉清昭應宮

五日沈氏筆談曰土親郊廟冊文皆曰恭薦歲事先景

靈宮謂之朝獻次太廟謂之朝享末乃事於南郊予集郊式時曾預討論常疑其次序若先爲尊則郊不應在廟後若後爲尊則景靈宮不應在太廟之先求其所從來蓋有所因按唐故事凡有事於上帝則百神皆預遣使祭告唯太清宮太廟則皇帝親行其冊祝皆曰取某月某日有事於某所不敢不告宮廟謂之奏告餘皆謂之祭告唯有事於南郊方爲正祠至天寶九載乃下詔曰告者上告下之詞今後太清宮宜稱朝獻太廟稱朝享自此遂失奏告之名冊文皆爲正祠

楊氏曰愚按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疏引禮器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禰宮爲證禮器註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於上帝先有事於禰宮告后稷也夫有事謂告祭也郊事至重又尊祖以配天故先告於祖而受命焉乃卜日於禰宮自此以後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戒以神明其德將以對越上帝此則古禮然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初行郊祀先是十三日宿齋於崇元殿翼日赴太廟五鼓朝享禮畢質明乘玉輅赴南郊齋於帷宮十六日行郊祀禮夫五鼓朝享於太廟

質明乘輅赴南郊齋於帷宮又二日而郊祀此則不拘古禮以義起之深得古人告祭於太廟之意而又不失乎致齋之嚴也其後有司建明或失其中仁宗天聖二年八月太常禮院上言南郊合行薦告之禮望降所用日詔將來玉清昭應宮景靈宮太廟同日行禮後五年禮儀使劉筠奏曰天聖二年南郊制度皇帝自大安殿一日之內數次展禮萬乘之陟降爲勞百執之駿奔不暇欲乞將來南郊禮畢別定日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行恭謝之禮夫劉筠之請蓋欲避一日頻併之勞也然薦

告者郊前之禮也恭謝者郊後之禮也劉筠欲易郊前薦告之禮爲郊後恭謝之禮蓋亦以玉清昭應宮景靈宮非禮之正不欲指言其事故爲是婉辭以達意也景祐五年十月侍講賈昌朝言朝廟之禮本告以配天享侑之意合於舊典所宜奉行其景靈宮朝謁蓋沿唐世太清宮故事有違經訓固可改革欲望將來朝廟前未行此禮候郊禮畢詣景靈宮謝成如下元朝謁之儀所冀尊祖事天禮簡誠至夫賈昌朝之說卽劉筠之說也然劉筠之議婉而明不若賈昌朝之言嚴而正

岳氏愧邾錄曰珂前辨南北郊妄意以禮之大者與常禮異折衷古今以俟博識及考元豐六年十月庚辰太常丞呂升卿所奏則先廟後郊當時亦嘗有議之者反覆其論可謂至當而迄不見用於時蓋有弗便乎今雖欲力行不可得也珂故因是而發其餘論焉升卿之言曰近以郊祀致齋之內不當詣景靈宮及太廟朝享遂具奏伏聞止罷景靈宮諸處朝謁而天興殿及太廟朝享如故臣伏以郊丘之祀國之大事有天下者莫重乎享帝臣歷考載籍不聞爲祀天致齋乃於其間先享宗廟

者也獨有唐天寶之後用田同秀之言立老子廟
號曰太清宮是歲將行郊祀以二月辛卯先躬享
焉祀用青詞饋用素饌甲午又親享於太廟丙申
乃有事於南郊終唐之世奉而行之莫知其非雖
論者以爲失禮然考其初致齋之日乃辛卯享於
太清宮至丙申殆且五日乃得雍容休息以見上
帝也今陛下致齋三日其一日於大慶殿而用其
二日三行禮焉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
神明交者故經曰齋三日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
日伐鼓何居蓋先王之於祭祀之齋如此其謹也

今陛下行禮於天興殿纔齋一日爾其之太廟與
郊宮也前祀之一日皆嘗用之矣謂之一日之齋
尚非全也夫用一日之齋以修大祀未見其可况
非全日乎於以奉宗廟則齋之日不足於以事上
帝則齋之儀不專陛下恭嚴寅畏三歲一修大禮
將以受無疆之休其爲致齋者乃如此殆未稱昭
事之意也今太廟歲有五大享皆如古矣又於郊
祀復修遍享之禮此爲何名乎論者曰宗廟之禮
未嘗親行故因郊祀恭展薦獻臣曰不然唐太宗
時馬周言曰陛下自踐位宗廟之享未嘗親事竊

惟聖情以乘輿一出所費無藝故忍孝思以便百姓遂俾唐史不書皇帝入廟何以示來葉良謂此也且人主於宗廟之享自當歲時躬修其事其不親享者蓋後世之失禮也今日必因郊禮以行之則義尤不可夫因者不致專之謂也七世聖神儼在清廟朝廷不特講歲時親行之禮而因以享之此非臣之所聞也臣愚以謂今郊禮宜如故事致齋於大慶殿二日徑赴行宮其宮廟親享並乞寢罷或車駕必欲至太廟卽乞止告太祖一室以侑神作主之意徹去樂舞以盡尊天致齋之義其天

興朝享乞更不行請如新降朝旨俟禮畢而恭謝伏請繼今日以往別修太廟躬祀之制歲五大享乘輿親臨其一焉仍望自今歲臘享爲首於明年行春祠之禮禴與烝嘗自次年以敘終之每遇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致齋乞於內殿出入如常儀如此則祀天享親兩得其當矣珂按先廟後郊蘇文忠軾嘗引書武成證爲周禮而珂固疑其卽變禮以爲常矣升卿謂古之大祀未有不齋三日而敢與神交者考之武成厥四月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雖禮之變猶必歷三日而後柴望則升卿之言豈非明據然珂謂升卿之論廟享歲五大享而臨其一乃殺禮也非備禮也行廟享之時則罷景靈宮一孟朝謁之禮廟享既與景靈宮迭用且致齋內殿出入如常儀乃常禮也非大禮也夫天地大祭也祖宗大祭也隆禮備物不可偏廢其勢必如仁宗祫享之制始合於禮之宜夫嘉祐之行祫也以代三年之郊也輅而齋冕而事門而肆眚皆郊制也前乎元年恭謝乎大慶後乎七年大享於明堂則四年之祫適三年之中也如升卿言是以常禮

享祖宗而以大禮祀天地也若每歲而入廟又三歲而出郊禮有隆而無殺知其必不能也知乎此又益知乎南北郊之不可以兼舉也分郊而祭舍升卿之說則太廟原廟之享不知其存乎否也苟存也則先南郊祀之先北郊則祀之祖宗之祭二而天地之祭一祖宗三歲而徧天地六歲而徧以卑踰尊不可也苟廢也則原廟恭謝之制就可如升卿之說而太廟則不可以乏享也享不可以殺禮也是又於何時增此並郊邪其疏其數將於此乎益無統矣而祀祭者凡三日祫祫禮二日祫

按三歲親郊而所祭者凡三一日祀原廟二日記
太廟三日詣園丘行禮此禮始於唐而宋因之楊
氏所引劉筠賈昌朝之說則以爲前三日之享廟
告祭也岳氏所引呂升卿之說則以爲前三日之
享廟正祭也然以愚觀之以爲告祭則其禮太過
以爲正祭則其禮無名蓋登極立太子冊后上祖
宗徽號之類皆典禮之重大而希罕者若三歲告
郊則事天之常禮耳今登極等告祭未嘗親行而
獨於三歲郊祀則親舉告禮此所謂太過也春禴
夏禘秋嘗冬烝三歲一禘皆歷代相承

宗廟之大祭今此諸祭未嘗親行而獨於三歲郊
祀之前特創一祭此所謂無名也蓋近代以來天
子親祠其禮文繁其儀衛盛其賞賚厚故必三歲
始能行之而郊祀所及者天地百神與所配之祖
而已於宗廟無預故必假告祭之說就行親祀宗
廟之禮焉於事則簡便矣謂之合禮則未也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郊三聖並侑先是禮院言太祖
太宗真宗三廟皆萬世不遷至於南郊以太祖定配二
宗迭配將來皇帝親祠且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
盛次伸通追之感此後迭配還如前議歲時常祀則至

日圓丘仲夏皇地祇配以太祖孟春祈穀夏雩祀冬祭神州配以太宗孟春感生帝配以宣祖季秋大享配以真宗先是上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於神明詔宰臣呂夷簡等分造樂章參施羣祀禮院言周官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說者以爲祀昊天上帝亦然大次在壇壇外猶更衣幄小次在壇側今所未行按魏武帝祠廟令降神訖下階就蓐而立須奏樂畢似若不愆烈祖遲祭不速訖也故吾坐俟樂闋送神乃起耳然則武帝坐俟容須別設近次與周官義符請設小次於皇帝版位少東每獻畢

降壇若殿就小次俟終獻徹豆復就版位其後有司又言郊廟樽罍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爲看器郊廟天地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罇酌獻一罇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罍有司取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禮官以爲鄭氏註周禮五齊三酒惟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制造法乃仍舊用祠祭酒一等壇殿上下罇罍有司毋設空器並如唐制以井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舊用酒二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實諸罇罍

岳氏愧郊錄曰珂之仕中朝屢攝官涖祠祭每見
樽彝之設五齊有其名而實無之惟將事則取具
天府蓋止一色公醞耳聞之容臺吏樽彝之下率
多空惟一樽僅寘杯勺以共祭他日又攝光祿丞
得先祭贊閱視酒饌又攝太官令躬酌酒實爵得
窺其中蓋皆如言則其初點饌之際執事者徒再
唱酒齊之目而已於以驗其名殊而實一也嘗讀
周禮正義頗疑醞法不明古制難復考之通鑑長
編元豐六年十月甲申光祿卿呂嘉問言光祿掌
酒醴祠祭樽彝相承用法酒庫三色法酒以代周

禮所謂五齊三酒恐不足以上稱陛下崇祀之意
近於法酒庫內酒庫以醞酒法式考之禮經五齊
三酒今醞酒其齊冬以二十五日春秋十五日夏
十日撥醅甕而浮蟻湧於面今謂之撥醅豈其所
謂泛齊邪接取撥醅其下齊汁與滓相將今謂之
醅芽豈其所謂醴齊邪既取醅芽置筥其中其齊
葱白色入焉今謂之帶醅酒豈其所謂盎齊邪冬
一月春秋二十日夏日醞色變而微赤豈其所
謂緹齊邪冬三十五日春秋二十五日外撥開醅
面觀之上清下沉豈其所謂沈齊邪今朝廷因事

而醞造者蓋事酒也今踰歲成熟蒸醞者蓋昔酒也同天節上壽燕所供臘醅酒者皆冬醅夏成蓋清酒也此皆酒非所謂齊也是知齊者因自然之齊故稱名酒者成就而人功爲多故享神以齊養人以酒竊恐典禮如此又司罇彝曰醞齊縮酌盎齊沈酌依經傳則泛齊醴齊以事酒和之用茅縮酌其盎齊緹齊沈齊則以清酒和之不用茅縮酌如此則所用五齊不多而供具亦甚易蓋醞酒料次不一此五種者成而皆自然伏望聖斷以今之所造酒與典禮相詳審或不至差謬乞自今年郊

廟共奉上批嘉問論證似有理趣今宗廟所實罇彝酒齊未備就且如其說用之於理無害然則當時蓋嘗施用而又前乎慶歷後乎大觀皆經講明具珂後記彌文禋容交舉並修要必不廢特建炎南渡之後有司失其職耳非故事也祖宗祀存古之意最爲嚴重是說其有稽焉
又曰慶歷元年十月十五日同判太常寺呂公弼言按開元禮崇祀錄昊天上帝皇地祇六罇太罇爲上實以泛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醞齊壺罇次之實以泛齊

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爲上實以泛齊犧
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下
實以清酒皆加明水明酒實於上罇五方北極天
皇大帝神州地祇大明夜明太罇實以泛齊五星
十二辰河漢象罇實以緹齊中官壺罇五方山林
川澤唇罇並實以泛齊外官概罇五方邱陵墳衍
原隰散罇並實以清酒衆星散罇實以旨酒皆用
明酒各實於上罇宗廟每室設竝彝黃彝著罇之
上罇皆實以明水黃彝實鬱鬯著罇實以醴齊又
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康成云鑑類取水者

世謂之方諸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潔氣也臣謹
以古制考五齊三酒卽非難得之物將來郊廟祭
享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罇罍仍命有司取
明水對明酒實於上罇或陰鑑方諸之類未能猝
辦請如唐制以井水代之下博士議而奏曰比郊
廟祠祀壇殿上下所設罇罍惟酌獻飲福二罇實
以祠祭酒餘皆徒設器而不實以五齊三酒明水
明酒誠於禮爲闕然五齊三酒鄭康成註周禮惟
引漢時酒名擬之而無製造之法今欲仍舊用祠
祭酒一等其壇殿上下罇罍有司不得更設空器

其明水明酒並以井水代之其正配逐位酌獻飲
福舊用酒三升者各增二升從祀神位並用舊升
數實諸罇疊配以明水明酒從之既曰從其請則
自慶歷以來雖欲用之而不能詳其法矣此元豐
呂嘉問之請所以有爲而發也還考元豐元年七
月二日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言古之祭祀以五
齊薦諸神以三酒酌諸臣其用不同今罇雖具均
以法酒實之而無清濁厚薄之異是名物徒存而
亡其實也再詳五齊鄭氏以爲醴味與酒味異其
餘四齊味皆似酒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恭不尚味

而貴多品也若三酒則人所飲也事酒爲有事而
新作者卽今卒造之酒昔酒久醞乃熟故名以昔
二者色皆白清酒久於昔酒故色清而味厚欲令
法酒庫內酒坊以見造制逐色酒實之從之則三
酒當時尚未備五齊固可從而知不知公弼之奏
以後復曾講明不禮文之所言乃在嘉問奏論五
年之先則遐想中間酒齊醞法之不講亦云久矣
珂前記空罇似出有司之吝考之宣和三年七月
二十二日尚書省言潭州奏春秋上丁釋奠并祭
社稷風雨師等合用罇齊酒醴政和中儀曹曹洪

考三禮圖樽受五斗之制遂每樽用其數以一歲計之至用酒六百六十八石委是虛費今在京釋奠正配位每樽設酒二升從祀每位五合乞下諸路州軍依此從之則在承平時樽已不盈矣慶歷公弼之言有司相承名爲看器則雖盡空其樽固無怪云宣和之有司猶有取於節今祠祭迺不然樽固皆有酒可實特先期緘餅缶以均奉祠者臺阜無遺焉是上不以費靳而下迺以私取不可之大者也

嘉祐七年春詔南郊奉太祖定配

先是諫官楊畋論水災繇郊廟未順下禮院禮院言對越天地神無二主唐垂拱中始用三祖同配至開元親享遂罷之皇祐詔書南郊三聖並侑後疊配未幾復並侑爲定制雖出孝思然頗違禮經下兩制議從之

英宗治平二年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太祖配故事皇帝將就版位祠官回班向皇帝須就位乃復侍臣跪讀冊至御名則興至是詔以尊奉祠勿回班及興時呂公著攝太僕卿參乘爲上言仁宗親祠徹黃道以登虛小次不入土皆循用之正月上辛祈穀慶歷用犢一羊二

豕二其日祀感生帝羊二豕二正配簠簋俎各增爲二
前六日太祝讀祝視祭玉餘如冬至攝事三獻終禮生
引司天監壘洗升詣四方帝神位上香奠幣爵并行一
獻再拜復治平二年禮院言準閤門儀制祀天地致齋
皇帝不遊幸作樂緣壽聖節在致齋內若用慶歷元年
嘉祐七年元會例更用中辛當在十六日又十四日例
詣慈孝等寺集禧觀行禮觀燈作樂若遣官攝事無不
聽樂元日朝會壽聖節多與上辛相近常改用中辛非
尊事天神之意嘉會合禮又不宜徹樂因詔遇元正御
殿聖節上壽雖在上辛祠官致齋日亦用樂大宴移日

或就賜

神宗熙寧元年詔令兩制以上至臺諫官與太常禮院
同詳定今年冬至當與未當親行郊禮

翰林學士承旨王珪上議曰按王制喪三年不祭唯
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傳謂不敢以卑廢尊也
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天地也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傳
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
杜預以謂新主旣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自當
如舊是則居喪而可得見宗廟也周公稱商高宗諒
闇三年不言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答云何必高

宗古之人皆然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者杜預又謂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既葬而服除諒闇以居心喪不與士庶同禮也然則服除之後郊廟之祭可勿舉乎南齊以前人君嗣位或仍前郊之年或別自爲郊下有司議而王儉乃援晉宋以來皆改元卽郊而不用前郊之年自漢文以來皆卽位而謁廟至唐德宗以後亦踰年而行郊况本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太后之喪既易月而服除明年遂享太廟而合祀天地於園丘伏請皇帝將來冬至躬行郊廟之禮其服冕車輅儀物音樂緣神事者皆不可廢詔恭依典禮其車服儀物除神事外令太常禮院詳定以聞禮院看詳欲乞除郊廟及景靈宮禮神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場止鳴金鈺鼓角從之

十一月帝齋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苑囿

之故事車駕至青城少休卽召從臣幸後苑閱水嬉復前登端門觀太常警嚴至是帝精意奉祠悉罷遊觀遂減徹門闕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至十年又罷去寢殿後至寶華門花磚砌道著爲定制

七年中書門下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請

大內門曰泰禋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極內門裏東側門曰寅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每郊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爲定式學士院更不撰進

而楊氏曰愚按註疏云齋於路寢之室唐禮散齋於別殿致齋二日於太極殿又一日於行宮國朝冬祀祀天禮惟太祖皇帝乾德六年十一月之禮可爲後世不易之法其後有司建明非一大概宿齋三

日內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太廟一日於青城高宗中興之後檢會熙寧在京青城內殿宇門名如曰泰禋曰承和之類悉遵舊式其制可謂周備矣然令儀鸞司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絞縛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又何其簡略也元豐四年十月八日禮官言古之王者行則嚴輿衛處則厚宮闕所以示威重備非常也故周禮王會同則爲壇宮食息則設帷宮漢祀甘泉則有竹宮至於江左亦有瓦殿本朝沿唐舊制親祠南郊行宮獨設青城幔殿宿者有風雨之憂而又無望

祭之位且青城之費歲以萬數臣等欲乞做青城之制創立齋宮一勞而省重費或遇風雨可以行望祭之禮詔送太常禮院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是神宗皇帝有意乎立齋宮矣但以修尚書省未畢而猶有所待也其後哲宗皇帝既建齋宮謂臣下曰三歲一郊青城之費縑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一勞永逸所省多矣又徽宗皇帝修建南北郊齋宿宮殿南郊曰齋宮北郊曰帷宮有司請曰事體如一而名稱不同宜並稱齋宮從之祖宗典故粲然可考今青城制度尚沿襲舊例而

未革盍亦推廣祖宗之意立爲齋宮無事則嚴其扃鐃以待乘輿致齋之日而居焉暫勞而永逸一也宿者無風雨之憂或遇風雨則可以行望祭之禮二也事有關繫甚重循習甚久斷然在所當革而無疑者其此之謂乎

按會要載中書門下奏定南郊青城內殿宇門名其事在熙寧七年然楊氏所云元豐四年禮官請創立齋宮詔候修尚書省了日取旨則知齋宮元豐時尚未建而熙寧七年所奏定殿宇之名乃慢殿也然神宗卽位初郊齋於郊宮罷臨觀闕不幸

池苑遂減徹亭苑省草木禽獸千七百餘事以是
觀之則知青城行宮苑囿遊觀之所畢備而獨未
建齋殿誠爲闕典

元豐六年冬至郊祀昊天上帝以太祖配始罷合祭不
設皇地祇位

先是樞密院陳襄等詳定郊廟禮文上言曰伏承聖
意以天地合祭於圜丘爲非典禮之正詔令更定臣
謹按周禮大司樂以圜鐘爲宮冬日至於地上之圜
丘奏之六變以祀天神以函鐘爲宮夏日至於澤中
之方丘奏之八變以祭地祇夫祀必以冬日至者以

其陽氣來復於上天之始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

以其帝出乎震也而謂之圜鐘者取其形以象天也

三一之變圖鐘爲宮三變黃鐘爲角太合陽奇之數

也祭必以夏日至者以其陰氣潛萌於下地之始也

故宮用林鐘於坤之宮以其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

之函鐘者取其容以象地也四二之變函鐘爲宮太

爲徵南呂爲合陰偶之數也又太宗伯以禋祀實柴

禋燎祀其在天者而以蒼璧禮之以血祭沈豨醠辜

祭其在地者而以黃琮禮之皆所以順其陰陽辨其

時位倣其形色此二禮之不得不異也故求諸天而

天神降求諸地而地祇出得以通精誠而逆福釐以生烝民以阜萬物此百王不易之禮也去周既遠先王之法不行漢元始中姦臣妄議不原經意附會周官大合樂之說謂當合祭平帝從而用之故天地共饋禮之失自此始矣由漢歷唐千有餘年之間而以五月親祠北郊者惟四帝而已如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睿宗之先天皆希闕一時之舉也然而隨得隨失卒無所定垂之本朝未遑釐正恭惟陛下恢五聖之述作舉百王之廢墜臣以謂既罷合祭則南北二郊自當別祀伏望陛下每

遇親祠之歲先以夏口至祭地祇於方丘然後以冬口至祀昊天於圜丘此所謂大者正也然議者或謂

先王之禮其廢已久不可復行古者齋居近

古者致齋路寢

儀衛省用度約賜予寡故雖一歲遍祀而國不費人不勞今也齋居遠儀衛繁用度廣賜予多故雖三歲一郊而猶或憚之况一歲而二郊乎必不獲已則三年而迭祭或如後漢以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或如南齊以上辛祀昊天而次辛瘞后土不亦可乎臣竊謂不然記曰祭不欲踈踈則怠夫三年迭祭則是昊天大神六年始一親祀無已怠乎記曰大事

必順天時二至之郊周公之制也捨是而從後王之失可謂禮歟彼議者徒知苟簡之便而不睹尊奉之嚴也伏惟陛下鑒先王已行之明效舉曠世不講之大儀約諸司儀衛而幸祠宮均南郊之賜予以給衛士蠲青城不急之務損大農無名之費使臣得以講求故事參究禮經取太常儀註之文以正其訛謬稽大駕鹵簿之式以裁其繁冗惟以至恭之意對越大祇以迎至和格純嘏庶成一代之典以示萬世又曰臣某等恭惟本朝冬至祀天南郊夏至祭地北郊每歲行之皆合於古猶以有司攝事爲未足以盡

志於是三年一郊而親行之夫三年一郊而親行之蓋所謂因時制宜者也施之於今誠不可易惟合祭之禮在所當正禮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所以然者告祖爲配之謂也又曰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所以然者先卑後尊之謂也臣等推古以知今推諸侯以知天子欲乞每遇親郊七日戒之後三日宿之時宿太廟以告宿北郊以祭宿南郊以祀所以先太廟者告祖爲配也所以先北郊者先卑後尊也雖然自北郊至南郊相去爲遠則中道不可

以無舍請為帷宮止而後進如允所奏乞下有司施

行禮後漢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五供唐因祠南郊即祠北郊明堂世祖廟及太廟謂之

三大禮本朝三歲郊祠必先景靈宮及太廟蓋因前

制於南郊亦不合於北郊自有常祠祀兼常歲有司攝

事及爾若以親祠欲徧及之則因南郊同時告祭北

郊自因舊儀亦不背違禮意近於是詔禮官講求翰

於可行伏乞更賜參酌施行

林學士張璪以為冬至祀天夏至祀地不易之理今

祀地欲改用他月無所據依必不得已宜於郊祀之

歲夏至之日盛禮容興樂舞一如南郊之儀命宰攝

事而王存曾肇言今北郊常差中書門下官乃冢宰

之任樂舞之類亦開元開寶舊禮所載特近世廢闕

二者皆有司攝事常行之典未足以代親祠之重恐

於父天母地之文有所未順判太常寺陳薦言議者

以天地合祭始於王莽故欲罷之臣按周頌昊天有

成命郊祀天地也漢郊祀歌曰惟泰元尊媪神蕃釐

泰元天也媪神地也又曰涓選休成天地並况此天

地同祀可以概見恐非自王莽始也議者又謂方丘

之祀盛夏不躬行宜選冢宰攝祀亦恐未必合古然

終不若天地合祭也乞且循舊制知禮院曾肇言今

冬至若罷合祭而夏至又使有司行事則於父母天

日躬款北郊以合先王之制遂詔罷南郊合祭親祠
北郊並依南郊儀如不親祠上公攝事俱效父母天
自元豐元年上命樞密直學士陳襄等詳定郊廟奉祀
禮文大正歷代典禮之失至是歲親祀圜丘始用新儀
國朝親郊止服袞冕至是稽古始加服大裘而被以袞冕王棻飲出請亦立
詳定禮文所議禮記曰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曰祭
天地之牛角繭栗配位亦特牲書曰用牲於郊牛二
是也宋朝儀注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之位各
設三牲俎非尚質貴誠之義請親祠圜丘方澤正配
皆用犢不設羊豕俎及鼎七有司攝事亦如之郊之

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禪用白木以素爲質
今郊祀簠簋罇豆皆非陶又用龍杓未合禮意請圜
丘方澤正配位所設簠簋罇豆改用陶器仍以禪爲
杓祀天之有禋柴猶祭地之有瘞血享廟之有裸鬯
皆歆神之始非謂於祭之末燔燒胙餘也至後世之
燔瘞牲幣於祭末而不知致神於其始則是備於後
而闕於先也請南北郊先行升禋瘞血之禮至薦奠
禮畢卽如舊儀於壇坎燔瘞牲幣北郊祭皇地祇及
神州地祇當爲坎瘞埋今乃建壇燔瘞祝版考先儒
所說地祇卽無禋燎之文請祭皇地祇祝版牲幣並

瘞於埴不設燎壇熙寧祀儀惟昊天上帝皇地祇高
禩燔瘞犢首自感生帝神州地祇而下皆不燔瘞牲
體殊不應禮又按周禮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禮
記曰升首報陽也首爲陽則脅與髀爲陰可知矣報
陽宜以陽報陰宜以陰各從其類也請自今昊天上
帝感生皆燔牲首以報陽皇地祇神州地祇太社太
稷凡地祇之祭皆瘞牲之左髀以報陰凡薦享太廟
皆升首於室

又曰臣等見親祠南郊儀註並云祀前三日儀鸞司
鋪御座黃道褥謹按唐故事郊壇宮廟內壇及殿庭
天子步武所及皆設黃道褥壇上立位又施赤黃褥
將有事命撤之武德正觀之制用紫至德以來用黃
開元禮開寶通禮郊廟並不設黃道褥太常因革禮
曰舊制皇帝升壇以褥藉地象天黃道太祖命撤之
設拜於地和峴乞宣付史館天聖二年儀註又增設
郊壇壇門道北御座黃道褥康定初有司建議謂配
帝褥用緋以示損於天地而自小次之前至壇上諸
位其道褥以黃蓋非典禮是歲有詔自小次至壇下
撤黃道臣等伏詳禮記郊祭之日汜埽反道鄭氏註
謂剡令新土在上也其藉神席天地尚質則用蒲越

藁鞞宗廟尚文則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
黼純而已天子受胙乃有席周禮司几筵所謂胙席
是也今來郊壇黃道褥欲更不設又言臣等看詳周
官外祀皆有兆域蓋設一壇而已後世因之稍增其
制東漢壇位天神從祀者甚衆至一千五百一十四
神故外設重營以爲等限日月在中營內南道而北
斗在北之西至於五星中宮宿之屬則其位皆中營
二十八宿外宮星之屬則其位皆外營然則爲重營
者所以等神位也唐因齊隋之制設爲三壇天神列
位不出內壇而御位特設於壇下之東南若夫公卿

分獻文武從祀與夫樂架饌幔則皆在中壇之內而
大次之設乃在外壇者所以序祀事也蓋古者神位
寡祀事簡故兆守有域以爲遮列厲禁而已後世神
位旣衆祀事亦繁故爲三壇以嚴內外之限國朝郊
祀壇域率循唐制雖儀註具載園丘三壇每壇三十
五步而有司乃以青繩代內遺誠不足以等神位序
祀事嚴內外之限也伏請除去青繩如儀註爲三壇
從之

哲宗元祐七年親郊詔今歲園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
設皇地祇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

五月八日指揮中使長安蘇軾奏臣謹按漢成帝郊祠
甘泉泰畤汾陰后土而趙昭儀常從在屬車間時揚
雄待詔承明奏賦以諷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
壽兮屏玉女而却處妃言婦女不當與齋祠之間也
臣今備位夏官職在鹵簿準故事郊祀既成乘輿還
齋宮改服通天冠絳紗袍教坊鈞容作樂還內然後
后妃之屬中道迎謁已非典禮而况方當祀事未畢
而中宮掖庭得在勾陳豹尾之間乎竊見二聖崇奉
大祀嚴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來觀莫不悅服今車

駕方宿齋太廟而內中車子不避仗衛爭道亂行臣
愚竊恐於觀望有損不敢不奏乞賜約束仍乞取問
隨行合于勾當人施行取進止時軾爲鹵簿使導駕
內中朱紅車子十餘輛有張紅蓋者爭道亂行於乾
明寺前軾於車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廟馳遣人以
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傳命申勅有司嚴整仗衛
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先時元祐五年五月夏至祭皇地祇命尚書右丞許
將攝事將言王者父天母地三歲冬至天子親祠徧
享宗廟祀天園丘而夏至方澤之祭乃止遣上公則

皇地祇遂永不在親祠之典此大闕禮望博詔儒臣講求典故明正祀典爲萬世法詔禮部太常寺及兩省侍從官集議以聞於是翰林學士兼侍讀顧臨等八人請合祭天地如祖宗故事俟將來親行北郊之禮則合祭可罷臨與祖禹又言天地特祭經有明文然自漢以來千有餘年不能行之矣宋興一祖六宗皆合祭天地其不合祭者惟元豐六年一郊耳去所易而就所難虛地祇之大祭失今不定後必悔之吏部侍郎范純禮彭汝礪戶部侍郎范子奇禮部侍郎曾肇刑部侍郎王覲豐稷權知開封府韓宗道樞密

都承旨劉安世中書舍人孔武仲陳軒太常少卿盛陶宇文昌齡侍御史王畏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左司諫虞策禮部郎中孫路員外郎歐陽棐太常丞韓治博士朱彥宋景年閻本等二十二人皆主北郊之議而武仲又請以孟冬純陰之月詣北郊親祠如神州地祇之祭杜純議請南郊之歲設望祠位於苑中置權火夏至命上公攝事每獻舉權火詔依王欽臣議宜如祖宗故事並祭天地一次汝礪肇復上疏論合祭非是文多不載九月三省上顧臨等議太皇太后曰宜依仁宗皇帝故事呂大防言國朝以來大

率三歲一親郊並祭天地宗廟因行赦宥頒賞軍士
遂以爲常今諸儒獻議欲南郊不設皇地祇位惟祭
昊天上帝於祖宗之制未見其可蘇轍曰自熙寧十
年神宗皇帝親祠南郊合祭天地今十五年矣皇帝
卽位又已八年未嘗親見地祇乃朝廷闕典不可不
正范百祿言園丘無祭地之禮記曰有其廢之莫可
舉也先帝所廢稽古據經未可輕改大防又言先帝
因禮文所建議遂令諸儒議定北郊祀地之禮然未
經親行今皇帝臨御之始當親見天地而地祇之位
獨不設恐亦未安况本朝祖宗以恩霈四方慶賚將

士非三歲一行則國力有限今日宜爲國事勉行權
制俟異時議定北郊制度及太廟享禮行之未晚太
皇太后以呂大防之言爲是蘇頌鄭雍皆以古者人
君嗣位之初必郊見天地今皇帝初郊而不祀地恐
未合古乃下詔曰國家郊廟特祀祖宗以來命官攝
事則三歲一親郊則先享清廟冬至合祭天地於園
丘元豐間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應古義先帝乃詔
定親祠北郊之儀未之及行是歲郊祀不設皇地祇
之位而宗廟之享率如權制朕方修郊見天地之始
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位以

嚴並况之報厥後躬行方澤之祀則修元豐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禮畢集官詳議典禮以聞是天子之誠禮部尚書蘇軾言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享答實蒙休應然則園丘合祭允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園丘祀天而不祀地不過以謂冬至祀天於南郊陽時陽位也夏至祀地於北郊陰時陰位也以類求神則陽時陽位不可以求陰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則天地百神莫不從祀古者秋分夕月於西郊亦可謂陰時陰位矣至於從祀上帝則冬至而祀月於南郊議

者不以爲疑今皇地祇亦從上帝而合祭於園丘獨以爲不可則過矣書曰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舜之受禪也自上上帝六宗山川羣神莫不畢告而獨不告地祇豈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間自上上帝而及山川必無南北郊之別也而獨略地祇豈有此理哉臣以此知古者祀上帝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詩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經之明文而說者乃以比之豐年秋冬報也曰秋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祭而皆歌昊天有成命

也是大不然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
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歌於秋可也歌於冬亦可也昊天成命之詩曰昊天
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
熙單厥心肆其靖之終篇言天而不及地頌以告神
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於北
郊獨歌天而不歌地豈有此理哉臣以知周之世祀
上帝則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
序曰郊祀天地也議者乃謂合祭天地始於王莽以
爲不足法臣竊謂禮當論其是非不當以人廢光武

皇帝親誅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謹按後漢
書郊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於洛陽爲圜丘八階
中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此則漢世合
祭天地之明驗也又按水經註伊水東北至洛陽縣
圜丘東大魏郊天之所準漢故事爲圜丘壇八階中
又爲重壇天地位其上此則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驗
也唐睿宗將有事於南郊賈曾議曰有虞氏禘黃帝
而郊嚳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郊之與廟皆有禘也
禘於廟則祖宗合食於太祖禘於郊則地祇羣望皆
合食於圜丘以始祖配享蓋有事之大祭非常祀也

三輔故事祭於園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時褚無量郭山暉等皆以曾言爲然明皇天寶元年二月勅曰凡所祠享必在躬親朕不親祭禮將有闕其皇地祇宜就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於南郊自後有事於園丘皆合祭此則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驗也今議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蓋以爲用周禮也臣請言周禮與今禮之別古者一歲祀天者二明堂享帝者一四時迎氣者五祭地者二享宗廟者四此十五者皆天子親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羣小祀之類亦皆親祭此周禮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廟乃祀天地自真宗以來三歲一郊必先有事景靈宮享太廟乃祀天地此國朝之禮也夫周之禮親祭如彼其多而歲歲行之不以爲難今之禮親祭如此其少而三歲一行不以爲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儀物不繁兵衛甚簡用財有節而宗廟在大門之內朝諸侯出爵賞必於太廟不止時祭而已天子所治不過王畿千里唯以齋祭禮樂爲政事能守此則天下服矣是故歲歲行之率以爲常至於後世海內爲一四方萬里皆聽命於上機務之繁億萬倍於

古日力有不能給自秦漢以來天子儀物日以滋多有加無損以至於今非復如古之簡易也今之所行皆非周禮三年一郊非周禮也先郊三日而告原廟一日而祭太廟非周禮也郊而肆赦非周禮也優賞諸軍非周禮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蔭補親屬非周禮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賜賚非周禮也此皆不改而獨於地祇則曰周禮不當祭於圜邱此何義也哉議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禮則遣官攝祭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禮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氏註曰王有故則代行其祭

事賈公彥疏曰有故謂王有疾及哀慘皆是也然則攝事非安吉之禮後世人主不能歲歲親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從來久矣若親郊之歲遣官攝事是無故而用有故之禮也議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節則一歲可以再郊臣將應之曰古者以親郊爲常禮故無繁文今世以親郊爲大禮則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則有風雨之虞陛下自宮入廟自廟出郊冠通天乘大輅日中而舍百官衛兵暴露於道鎧甲具裝人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異事天則備事地則簡是於父母

有隆殺也豈得以爲繁文末節而一切欲省去乎國
家養兵異於前世自唐之時未有軍賞猶不能歲歲
親祠天子出郊兵衛不可簡省大輅一動必有賞給
今三年一郊傾竭帑藏猶恐不足郊資之外豈有復
加若一年再賞國力將何以給分而與之人情豈不
失望議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
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爲疏闊若獨祭地而不
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於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
天者如此則典禮愈壞欲復古而背古益遠神祇必
不顧享非所以爲禮也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十

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澤之祀則可以免方暑舉事
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議此者爲欲舉從
周禮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澤不知此周
禮之經邪變禮之權邪若變禮從權而可則合祭圜
丘何獨不可乎十月親祭地十一月親祭天先地後
天古無是禮而一歲再郊軍國勞費之患尚未免也
議者必又曰當郊之歲以夏至祀地祇於方澤上不
親郊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
也書之望秩周禮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謂山川在
四郊者故遠望而祭也今所在之處俛則見地而云

望祭是爲京師不見地乎此六議者合祭可否之決也夫漢之郊禮尤與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欽崇祭祀儒臣禮官講求損益非不知園丘方澤皆親祭之爲是也蓋以時不可行是故參酌古今上合典禮下合時宜較其所得已多於漢唐矣天地宗廟之祭皆當歲徧今不得歲徧是故徧於三年當郊之歲又不能於一歲之中再舉大禮是故徧於三日此皆因時制宜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並祀不失親祭而北郊則必不能親往二者孰爲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攝事是長不親事地也三年間郊當祀地

之歲而暑雨不可親行遣官攝事則是天地皆不親祭也夫分祀天地決非今世之所能行願陛下謹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寧之禮無更改易郊祀廟享以億寧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議如有異論卽須畫一解破臣所陳六議使皆屈伏上合周禮下不爲當今軍國之患不可但執周禮更不論今可與不可施行所貴嚴祀大典以時決定取進止貼黃稱唐制將有事於南郊則先朝獻太清宮朝享太廟亦如今禮先二日告原廟先一日享太廟然議者或亦以爲非三代之禮臣謹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廟庚

戊柴望相去三日則先廟後郊亦三代之禮也
初詔議北郊典禮蘇軾主合祭之說從之者五人劉
安世主分祭之說從之者四十人又有三人欲於十
月以神州地祇之祭易夏至方丘之祀又有一人欲
上不親祠而通權火天子於禁中望拜既而朝廷復
送下三狀再令詳定安世復議略云蘇軾謂合祭園
丘於禮爲得不可復改臣等謹按周禮天子親祀上
帝凡九國朝三歲一郊固已踈闊豈可因循謬誤不
加考正古者求神以類天陽物也地陰物也歲月日
時方位牲器樂舞皆從其類今議者於聖人成法則

棄而不行猥用王莽不經之說至引夫婦同牢私褻
之語黷亂天地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證臣等
切詳此詩終篇未嘗有合祭之文序乃後儒之辭亦
謂成周之世園丘方澤各歌此詩以爲樂章耳如潛
之序曰季冬獻魚春薦鮪也豐年之序曰豐年秋冬
報也噫嘻之詩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如此之類不
知爲一祭邪抑二祭邪若郊祀賜予乃五代姑息之
弊法聖朝寬仁不欲遽罷若分而爲二何所不可議
者乃欲因此造爲險語以動上聽又引禍福殃咎之
說劫持朝廷必欲從已甚無謂也大抵臣等所守乃

先王之正禮而蘇軾之議皆後世之便宜權之與正
決不可合伏望聖慈詳審其當上以體神考之志下
以正千載之惑豈勝幸甚方送同議官簽書其徒馳
告軾曰若劉承旨議上決恐難答時蘇轍爲門下侍
郎遂白轍令請降旨罷議安世議狀竟不得上

紹聖元年詔罷合祭天地自今因大禮之歲以夏至之
日躬祭地祇於北郊應緣祀事儀物及壇壝道路帷宮
等宜令有司參酌詳具以聞蓋用蔡京等議然北郊親
祠終帝世未克舉云詳見祀后土門

左司員外郎曾攸言周人以氣臭事神近世易之以

香按何佟之議以爲南郊明堂用沉香本天之質陽
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今令
文北極天皇而下皆用濕香至於衆星之位香不復
設恐於義未盡禮部太常寺議衆星隨其方色用幣
每陛各設香從之

文獻通考卷第七十一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五

郊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初祀南郊權合祭天地於園丘起居郎周常等以合祭為非禮曾布主其說乃詔罷合祭

是歲帝初郊十一月戊寅玉輅至景靈宮行禮畢赴太廟大雪上遣內臣問二相若大風雪不止何以出郊右相曾布奏云郊禮尚在後日雪勢暴必不久况

乘輿順動理無不晴若更大雪亦須出郊必不可升壇則須於端誠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頒告天下何可中輟左相韓忠彥欲於大慶殿望祭布不可以爲若還就大慶是日却晴霽柰何議遂定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見月色已卯黎明自太廟齋殿步出廟門升玉輅景色已開霽時見日色已午間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巡仗至玉津園夕陽滿野庚辰四鼓赴郊壇行禮天色晴明星斗粲然五鼓二府稱賀於端誠殿黎明升輦還內

政和三年冬十一月癸未郊上指大圭執元圭以道士百人執儀衛前導蔡攸爲執綬官玉輅出南薰門至玉津園上忽曰玉津園東若有樓殿重複是何處也攸卽奏見雲間樓殿臺閣隱隱數重旣而審視皆去地數十丈頃之上又曰見人物否攸卽奏若有道流童子持幡節蓋相繼而出雲間衣服眉目歷歷可識攸請付史館宰相蔡京率百僚稱賀

高宗建炎二年詔行郊祀之禮時車駕幸揚州庶事草創乃築壇於州南門內江都縣之東南冬至日合祭天地以太祖配上自常朝殿用細仗千三百有五人詣壇行禮

紹興元年當郊以國步多艱合祭天地於明堂以祖宗

並配詳見明堂門自當陳列

十三年令臨安府於行宮東南城外先次踏逐可以建
園壇并青城齋宮去處領殿前都指揮使職事楊存中
知臨安府王喚等言今於龍華寺西空地得東西長一
百二十步南北長一百八十步修築園壇除壇及內壇
丈尺依制度使用地步九十步外其中壇外壇欲乞隨
地之宜用二十五步外作兩壇外有四十步若依前項
地步修築兵部車輅儀仗殿前司禁衛皆可排列其龍
華寺地步修建青城并望祭殿委是圓備從之

詔郊祀齋宮更不修葺止令計置幕殿檢會在京青城

宮殿大內門曰泰禋餘見元豐元年將來如車駕前一日赴青

城宿齋令儀鑾司同臨安府預先體倣青城制度絞縛

其行事執事陪祠官宿齋幕次亦隨宜絞縛不得侈大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東都舊有青城齋宮渡江後

以幕屋絞縛為之每郊費緡錢十餘萬淳熙末張

端明杓為京尹始議築齋宮可一勞永逸上從之

宇文寶學价時為兵部尚書因宿直奏曰陛下方

經略河南今築青城於臨安是無中原意也上以

為然亟命罷役

太常寺言修築園壇并青城望祭殿依倣舊制及郊祀所設神位鋪列祭器登歌樂酒罇前導路及皇帝飲福位等共合用第一成縱廣七丈第二成縱廣一十二丈第三成縱廣一十七丈第四成縱廣二十二丈分一十三陛每陛七十二級每成一十二級三壇第一壇去壇二十五步中壇去第一壇一十二步半外壇去中壇一十二步半并燎壇之制方一丈高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三出陛在壇南二十步丙地詔令臨安府同殿前司修建詔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鹵簿仗內六引并郊廟合

用祭器令禮兵部太常寺討論名件數目

據討論國初大駕儀仗總一萬一千二百二十二人今已有黃麾半仗二千四百八十三人玉輅腰小輿大輦逍遙子下一千九人外其金象革木輅芳亭鳳輦屬車寶輿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天武捧日奉宸隊六千四百五十七人仗內六引鼓吹前後部一千五百人其法物儀仗合用文繡以纈充代并郊祀天地宗廟從祀共七百七十一位用祭器籩豆簋簋罇罍櫛杓登鉶鼎牛鼎羊鼎搏黍豆毛血盤幣篚匏爵坫盤匱罍洗爵盞坫飲福俎燭臺俎共九千二百五件

太廟共五百九十六件內用銅玉者權以陶木代之
至十六年始製造如政和之制

太常寺言大禮依儀前三日皇帝詣大慶殿宿齋前
二日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景靈宮聖祖
天尊大帝前行禮差侍從官分詣元天大聖后并諸
殿神御前行禮畢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
太廟宿齋前一日皇帝詣太廟諸室前行禮畢皇帝
服通天冠絳紗袍乘玉輅詣青城宿齋冬至日皇帝
詣園壇行禮禮畢擇日恭謝景靈宮遍詣諸殿行禮
從之既而禮部侍郎王賞言以行在街道與在京不

同其詣景靈太廟權依四孟朝獻禮例服履袍乘輦
其後並同此制

禮部太常寺言修立郊祀大禮儀註

前祀十日質明誓戒有司設行事執事及陪祠文武官
位於尚書省左僕射刑部尚書在北南向左僕射在左
刑部尚書在右

刑部尚書稍却

行事左僕射在南吏部戶部禮

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
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功臣獻官在其南

凡設光祿丞以下位皆稍却

次分獻官次執事官又於其南俱北向西上監察御史
位二在西東向北上讀冊舉冊官奉禮協律郎太祝郊

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奉禮郎以下位皆稍却設陪祠文武百

官位於行事官之南又設行事執事及陪祠親王宗室

位於太廟齋房右僕射刑部侍郎在北南向右僕射在

左刑部侍郎在右刑部侍郎稍却亞終獻在南北向西上親王

及行事執事陪祠宗室在東西向北上閣門御史臺太

常寺自下分引羣官各就位凡將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立班即御史臺引殿

中侍御史一員先入就位左僕射讀誓於尚書省刑部尚書涖之右

僕射讀誓於太廟齋房刑部侍郎涖之誓文曰今年十

一月某日冬至皇帝謁款於南郊合祭天地前二日

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享太廟各揚其職其或不恭國

有常刑讀訖內執事官奉禮郎以下先退餘官並對拜訖退

武官從義郎以下先退致齋致齋三日

皇帝散齋七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太廟一日於大慶殿一日於青城

凡散齋不弔喪問疾作樂有司不奏刑殺文書致齋日

前後殿不視事唯行祀事前致齋六日儀鑿司帥其屬

鋪御座於大慶殿當中南向設東西房於御座之左右

稍北又設西閣及齋室於殿後之左右殿上前楹施簾

致齋之日質明有司陳平輦於垂拱殿庭文武百官俱

就次各服其服閣門奏請皇帝未後詣齋室宣贊舍人

等自下分引知樞密院事以下詣垂拱殿庭立以俟閣

門附內侍進班齊牌垂拱殿簾降皇帝乘輦出至殿上
少駐輦官迎駕自贊常起居宣輦官上殿簾捲鳴鞭行
門禁衛諸班親從迎駕自贊常起居次舍人先贊知內
侍省官以下常起居次樞密以下通班常起居贊祇候
引駕樞密知客省事以下至簽書閣門官分左右立應
奉官祇應通侍大夫以下至武功大夫以下並先退次管
軍臣僚宣名常起居贊祇候引駕並分左右前導輦降
東階垂拱殿門外禁衛諸班親從自贊常起居次行宮
御營巡檢一班常起居如通侍大夫以下知客省事以下武功大夫以下知內侍兩省
帶御器械官充行宮使至大慶殿後閣如步至大慶殿後閣臨時聽旨
御營巡檢各歸本班

降輦入西閣大慶殿簾降前導官並就次易朝服詣御

榻前分左右侍立

知樞密院事僉書樞密院事在東西

中一員在知樞密院事之北贊拜閣門官一員又在其
北並西向知客省事以下在僉書樞密院事之南稍東
西向北上簽書客省事
以下又在其南稍却宣贊舍人等分引行事執事陪

祠文武官各繕結佩入詣大慶殿庭立班禮直官舍人

引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

於御榻之左右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結佩出西閣

乘輿稱警蹕侍衛如常儀由西房至御榻西降輿皇帝

即御座南向侍臣夾侍贊拜閣門官於榻前贊樞密以

下拜殿之上下應在位官皆再拜

閣門官贊拜訖轉身
北向隨拜訖面西贊

各祇候次禮直官引侍中詣御座前俛伏跪奏稱侍中臣
某言請皇帝降座就齋室奏訖俛伏興還侍立凡侍中奏請准
此皇帝降座乘輿由東房入齋室侍臣各還所司直衛
者如常儀宣贊舍人分引行事執事陪祠文武官以次
出三省親王樞密宗室起居問聖體並如閣門儀應行事執事陪祠官及從升
者並散齋七日宿於正寢致齋三日各宿於其次凡散
齋治事如故唯不弔喪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
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之日官給酒饌唯祀事得行其餘
悉禁與祀之官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奏告

前祀二日奏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室如常告之儀

前祀三日儀鑾司帥其屬設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

北南向小次於午階之東西向又設文武侍臣次於大
次之前隨地之宜行事陪祠官宗室及有司次於外壝
東門之外設東方南方客使次於文官之後西方北方
客使次於武官之後設饌慢於內壝東門之外隨地之
宜前祀二日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積柴於燎
壇光祿牽牲詣祠所太常設登歌之樂於壇上稍南北
向及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鄼綴之間前

祀一日太常設神位席太史設神位版昊天上帝位皇
地祇位於壇上北方南向西上席以藁秸太祖皇帝位
太宗皇帝位於壇上東方西向北上席以蒲越天皇大
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龕北
斗天一太一帝座五星十二辰河漢等內官五行五嶽
神位六十有九於第二龕二十八宿等中官五鎮四海
四瀆神位百七十有二於第三龕外官山林川澤邱陵
墳衍原隰神位百五十有六於內壇之內衆星神位三
百有六十於內壇之外第一龕席以藁秸餘以莞而席
皆內向如太史之制昊天上帝皇地祇配帝天皇大帝
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

之座及禮神之玉俛告潔訖權徹其
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位皆設定奉禮郎禮直官設

皇帝位版於壇下小次前西向飲福位於壇上午階之

西北向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望瘞位於瘞坎之南

北向設權火二一於望燎位之東南一於望瘞位之西

北東西各二人贊者設亞獻終獻位於小次之南稍東西向

大禮使左僕射又於其南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

書吏部刑部侍郎光祿卿讀冊舉冊官光祿丞位於大

禮使之東光祿丞
稍却奉禮郎太祝郊社太官令位於小次

之東北俱西向北上監察御史位二一於壇下午階之

西南一於子階西北協律郎二一於壇上樂虞西北一

於宮架西北俱東向押樂太常丞於登歌樂虞北押樂
太常卿於宮架北良醞令於酌尊所俱北向又設陪祠
文武官位於執事官之南諸方客使在文官之南隨其
方國光祿陳牲於東壝門外西向祝史各位於牲後太
常設省牲位於牲西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
獻官位於其後行事吏部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
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
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太祝郊社太官令在北南向
西上凡設太常丞以監察御史在吏部尚書之西異位
稍却光祿陳禮饌於東壝門外道北南向太常設省饌

位版於禮饌之南大禮使左僕射在南北向西上分獻
官位於其後監察御史二俱在西東向北上行事吏部
戶部禮部刑部尚書吏部禮部刑部侍郎押樂太常卿
光祿卿讀冊舉冊官押樂太常丞光祿丞奉禮協律郎
太祝郊社太官令在東西向北上禮部帥其屬設祝冊
案於神位之右司罇彝帥其屬設玉幣篚於酌罇所次
設籩豆簠簋之位正配位皆左二十有五籩右二十有五
豆俱爲四行俎一在籩前登一在籩豆間簠七簋七
在籩豆外二俎間簠在左簋在右又設罇彝之位每位
皆著罇二壺罇二皆有罍加勺罍爲酌罇太罇二山罇

二犧罇二象罇二皆有罍加冪設而不酌並在壇上稍
南北向西上配位設於正位酒罇之東每位皆有爵坫又設從祀諸神籩豆

簋簋之位第一龕每位皆左十籩右十豆俱為三行俎

二在籩豆前登一在籩豆間簋一簋一在二俎間簋在

左簋在右爵一在俎前加坫內神州地祇加盤一在登之前其餘神位

每位皆左二籩右二豆俎一在籩豆前簋一在俎前簋

在左簋在右爵一次之登一在籩豆間內五行五官五

在登之前并內壝外衆星位皆不設登又設從祀罇坫之位第一龕每龕

太罇二著罇二太罇在上第二龕每龕犧罇二象罇二

第三龕每龕象罇二壺罇二象罇在上內壝之內每階

概罇二內壝之外每階散罇二皆加勺冪皆神位之左

又設正配位籩豆簋簋盤俎各一於饌幔內設進盤匝

於壇下午階東南北向設進盤匝帨巾內侍位於皇帝

版位之後分左右奉盤者北向奉匝及執巾者南向又設亞終獻盥洗

爵洗於其位之南盥洗在東爵洗在西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

南執罍篚者位於其後分獻官盥洗各於其方陞道之

左罍篚各設於左右皆內向執罍篚者位其後祀日丑

前五刻郊社令與太史官屬各服其服升壇設昊天

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版於壇上又設天

皇大帝五方帝大明夜明北極神州地祇十位於第一

龕太府卿帥其屬入陳幣於篚少府監陳玉各置於神
 位前昊天上帝以赤璋黃帝以蒼璧皇地祇以黃琮白帝以黃琮青帝以青珪赤
 神州地祇以兩圭有邸日月以璧五嶽以兩圭有邸皆
 盛於匣昊天上帝配帝幣皆以蒼皇地祇以黃日月內
 官以下各色光祿卿帥其屬入實正配位籩豆簋簠
 從其方色右為上第一行糗餌在前粉養次之第二行醴在前黃
 白黑形鹽膾鮑魚鱸次之第三行乾棗在前濕棗栗濕
 桃乾桃濕梅乾榛榛實又次之第一行醴食在前糝食次
 脯又次之豆四行以前醢菹在以前羸醢脾析麋醢鹿麋
 之第二行韭菹在以前醢菹在以前羸醢脾析麋醢鹿麋
 鸞又次之第五行葵菹在以前羸醢脾析麋醢鹿麋
 拍魚醢又次之第四行芹菹在以前羸醢脾析麋醢鹿麋
 鴈醢又次之第四行芹菹在以前羸醢脾析麋醢鹿麋
 黍稷稷在黍前太官令帥其屬入實俎籩前之俎實以
 登實以大羹右之俎三為二重以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豆
 兩肩兩脅并脊兩髀在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豆
 右之俎三為二重以兩端兩肩兩脅次之脊在中豆

離肺一在上端寸肺三次之腸三胃三又次之第二良
 重實以牛熟腸胃肺其載如腥若配位即以前東為上
 醢令帥其屬入實罇壘帝酌之壘罇二一實元酒一實醴齊皇
 益齊亞終獻酌之大罇二一實汎齊一實醴齊山罇二
 一實益齊一實醴齊犧尊二一實汎齊一實醴齊山罇二
 二一實昔酒一實齊酒並設又實從祀神位之饌第一
 而不酌凡壘之實各視其罇又實從祀神位之饌第一
 位籩第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乾棗在前乾棗形鹽魚鱸
 次之第二行鹿脯在前榛實乾桃次之第三行菹菹在
 芡桌次之豆第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菹菹
 菹菁菹次之第三行以左為上第一行芹菹在前菹菹
 豚拍在前鹿麋醢醢次之簋實以羊腥醢在稻前籩實
 以黍稷稷在黍前籩實以前之俎實以羊腥醢在稻前
 實以豕腥醢一登實以前之俎實以羊腥醢在稻前
 位左二籩桌在前鹿脯次之右二豆菁菹在前鹿麋次
 之簋實以酒神州地抵五行五官五嶽又實盤以毛血
 爵實以酒神州地抵五行五官五嶽又實盤以毛血
 又實從祀神位之罇罇實以汎齊各以一罇實明水概
 又實從祀神位之罇罇實以汎齊各以一罇實明水概

樽實以清酒散尊實以昔酒各以一樽實元酒著樽象
樽俱實明水上帝配帝之饌升卯階其餘神位各由其
階太常設燭於神位前又設大禮使已下行事執事官
升揖位於卯階之東內壇外如省牲位

車駕詣青城

前祀一日皇帝於太廟朝享畢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
解嚴訖請皇帝入齋殿所司轉仗衛鹵簿陪祠文武官
先赴圓壇青城齋宮導駕官已下就次各服其服有司
進輿於齋殿乘黃令進玉輅於太廟櫺星門外東向于
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西向參知政事一員立
於侍中之前贊者二人又立於其前少頃御史臺大常

寺閣門分引侍中參知政事太僕卿乘黃令諸大次門
外立班北向東上乘黃令位其後次引導駕官以下在其後分

東西相向立以俟奉迎前導次管軍臣寮又在其後禮

直官宣贊舍人引禮部侍郎奏中嚴

凡侍中參知政事禮部侍郎奏請皆

禮直官宣贊舍人引少頃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自齋

殿詣大次行門禁衛諸班親從等諸司人員以下各自
贊常起居次知客省事以下樞密都丞旨以下知內侍
省事以下帶御器械官應奉祇應通侍大夫已下武功
大夫以下及幹辦庫務文臣一班常起居俟皇帝乘輿
以出宣贊舍人贊侍中以下常起居次導駕官常起居

已起居者止次管軍臣僚並常起居該宣名者即宣名

奏聖躬萬福若得旨免起居更不起居皇帝乘輿以出稱警蹕侍衛如常儀太僕

卿出詣玉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導駕官步導皇帝

至廟門外玉輅所侍中進當輿前俛伏跪奏侍中臣某

言請皇帝降輿升輅奏訖俛伏興退復位凡侍中奏請准此千

牛將軍前跪執轡乘黃令稍前進玉輅皇帝降輿升輅

太僕卿立授綬導駕官分左右步導參知政事進當輅

前俛伏跪奏參知政事臣某言請車駕進發奏訖俛伏

興退復位凡參知政事奏請准此車駕動稱警蹕侍中先詣侍臣

上馬所以俟參知政事及贊者夾侍以出千牛將軍夾

輅而趨車駕將至侍臣上馬所參知政事奏請車駕少

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制可參知政事傳

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敕侍臣上馬諸侍衛之官各

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八寶前導殿中

監後部從導駕官夾侍於前贊者在侍中參知政事之

前侍臣上馬畢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

蹕不鳴鼓吹大駕鹵簿前導詣青城車駕將至青城閤

門御史分引陪祠文武官宗室客使禮直官贊者引行

事執事官俱詣泰禋門外立班再拜奉迎訖退內有已起居者

止奏聖躬萬福

車駕及門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導駕官步導

乾隆十二年校刊

入門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端誠殿前迴輅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右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有司進輿於輅後皇帝降輅乘輿入齋殿侍衛如常儀導駕官步導至殿前皇帝降輿歸殿後閣簾降宣贊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學士院以祝冊授通進司進御書訖付禮部尚書

省牲器

是日午後七刻去壇三百步禁行者未後二刻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司罇彝帥府史及執事者以祭器入設於位凡祭器皆籍以蓆太府卿少府監陳玉幣

於篚

告潔畢權徹

未後三刻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

詣東壝門外省牲位立定光祿卿丞與執事者牽牲就位禮直官贊揖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入行樂架凡亞終獻行事

皆禮直官太常博士引大禮使左僕射行事皆禮直官引餘官皆贊者引次引禮部尚書升自卯階視滌濯凡行事執事官升降皆自卯階內應奉官并執事應奉人各隨應奉官階升降

次引左僕射申眡滌濯執事者皆舉冪曰潔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告潔畢請省牲次引禮部尚書侍郎稍前省牲訖退復位次引光祿卿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充曰備次引光祿丞出班循牲一匝西向躬曰膾俱復位禮直官稍前曰省牲畢請就省饌位贊揖訖引大禮

使以下就位立定禮直官贊揖所司省饌具畢禮直官贊省饌畢揖訖俱還齋所光祿卿丞及執事者以次牽牲詣厨授太官令次引禮部尚書詣厨省鼎鑊視濯漑協律郎展視樂器乃還齋所晡後一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各取毛血實於盤俱置饌所遂烹牲郊社令帥其屬掃除壇之上下

奠玉幣

其日丑前五刻行事用丑時七刻諸祀官及陪祠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入設神位席太史令帥其屬入設神位版禮部帥其屬奠冊於案太府卿少府監入陳玉幣

光祿卿入實籩豆簋簋太官令入實俎良醢令入實罇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與執罇壘篚纂者各就位次引分獻官執事官各位於龕陛上下並外向次御史臺太常寺及閤門宣贊舍人分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各入就位次禮直官贊者分引大禮使以下行事執事官就卯階內壝門外揖位立定禮直官贊揖訖次引監察御史按視壇之上下糾察不如儀者降階就位次引大禮使以下各入就位

皇帝行事

自青城齋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撞景鐘近侍

及扈從之官導從至大次外皇帝降輿入次景鐘止簾降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分立於大次外之左右次引禮部侍郎詣大次前奏請中嚴少頃又奏外辦符寶郎奉寶陳於宮架之側隨地之宜禮儀使當次俛伏跪奏禮儀使其官臣某言請皇帝行事奏訖俛伏興還侍立禮儀使奏禮畢准此簾捲皇帝服大裘袞冕以出侍衛如常儀禮儀使以下前導至中壝門外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入白正門侍衛不應入者止於門外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皇帝升降行止皆奏乾安之樂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偃

麾戛敵樂止

凡樂皆協律郎跪俛伏舉麾興禮儀使以

下分左右侍立

凡行禮皆禮儀使樞密院官太常卿閤門官太常博士禮直官前導至位則分

立於左右禮儀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

文德之舞俟樂作三成止先引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

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立左僕射吏部尚書俱西向北

上侍郎東向樂作六成止郊社令升煙燔牲首瘞血禮

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內

侍取玉幣於篚立於罇所應龕陛上下及壝內諸位太祝取玉幣亦各於罇所又

內侍各執盤匱帨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

搯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匱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帨手

內侍進巾皇帝悅手訖又奏請皇帝執大圭樂止禮儀
使前導

皇帝升壇

大禮使從

皇帝升降大禮使皆從左右侍衛量人數升

宮架樂作至壇下樂

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
殿中監跪進鎮圭禮儀使奏搢大圭執鎮圭前導皇帝
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內侍先設纁藉於地禮儀
使奏請跪奠鎮圭於纁藉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搢大
圭跪內侍加玉於幣以授吏部尚書吏部尚書以授左
僕射左僕射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受玉幣皇帝受

奠訖吏部侍郎東向跪受以興進於昊天上帝神位前

左僕射吏部尚書侍郎俱詣皇地祇神位前以俟禮儀

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內侍取鎮圭授殿中監內侍又

以纁藉詣皇地祇神位前先設纁藉於地禮儀使奏請

再拜皇帝再拜訖樂止禮儀使前導皇帝詣皇地祇太

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奠鎮圭玉幣並如上儀

皇地祇位

作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廣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
化安之樂配位唯不奠玉皇帝東向受幣左僕射北向
進幣吏部侍郎南向受幣左僕射吏部侍郎權於壇上稍西東向立

吏部尚書降階復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
作內侍舉鎮圭纁藉以鎮圭授殿中監以授有司皇帝

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皇帝將奠
配位之幣贊者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搯笏盥手悅手
執笏各由其階升詣諸從祀神位前各搯笏跪奠幣執
笏俛伏興再拜祝史執事官各助奠訖退復位祝史奉
毛血槃立於壇門外由其階升太祝迎於壇上俱進奠
於神位前太祝與執事者退立於罇所

進熟

祀日有司陳鼎四於神厨各在鑊右太常令帥進饌者
詣厨以七升牛於鑊實於一鼎肩臂膂肱正脊一橫脊一皆二骨以上脊一皆二骨以上皆設局羃祝史對舉陳於饌幔內重
正配位各一鼎

行西向以南為上光祿實籩豆簠簋於饌幔內

籩實以粉糝豆

實以糝食簠實以梁簋實以稷次引禮部侍郎詣饌所視腥熟之節俟

皇帝升奠玉幣訖復位樂止引禮部尚書詣饌所執籩

豆簠簋以入戶部尚書詣饌所奉俎以入舉鼎太官令

引入正門宮架豐安之樂作設於卯階之下北向西上

奉牲者在東祝史抽扃委於鼎右除羃初鼎序入有司

執七畢及俎以從至卯階下各設俎於鼎西七畢加於

鼎太官令以七升牛載於一俎肩臂膂在上端肱膂在下端脊脅在中正配位

各一鼎先退祝史進徹毛血槃以次出次引禮部尚書

搯笏執籩豆簠簋戶部尚書搯笏奉俎以升執事者各

迎於壇上禮部尚書奉籩豆簋簋詣昊天上帝神位前
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籩於糗餌前豆於飴
食前簋於稻前簋於黍前次引戶部尚書奉俎詣昊天
上帝神位前北向跪奠訖執笏俛伏興有司設於豆前
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配位並
東向跪奠
並如上儀樂止俱降復位太祝取菹擣於醢祭於豆間
三又取黍稷肺祭如初皆籍以茅各還罇所次引左僕
射吏部侍郎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左僕射西向吏部
侍郎東向又引吏部侍郎詣皇帝版位前奉爵北向立
內侍各執盤匱悅巾以進宮架樂作禮儀使奏請皇帝

搯大圭盥手內侍進盤匱沃水皇帝盥手又奏請悅手
內侍進巾皇帝悅手訖又奏請皇帝洗爵吏部侍郎進
爵內侍沃水皇帝洗爵又奏請拭爵內侍進巾皇帝拭
爵訖樂止又奏請執大圭吏部侍郎受爵奉爵升自午
階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升壇宮架樂作至午
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禧安之
樂作吏部侍郎奉爵詣昊天上帝酌罇所西向立執罇
者舉冪良醞令酌著罇之醴齊訖先詣皇地祇罇所北
向立禮儀使前導皇帝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立禮
儀使奏請搯大圭跪吏部侍郎以爵授左僕射左僕射

西向跪以進禮儀使奏請執爵皇帝執爵祭酒三祭於茅首

奠爵吏部侍郎以爵復於坵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

興又奏請皇帝少立樂止左僕射吏部侍郎先詣皇地

祇神位前西向立舉冊官搢笏跪舉祝冊讀冊官搢笏

東向跪讀冊文訖奠冊各執笏與先詣皇地祇神位前

東向立禮儀使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禮儀使前導皇

帝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

儀皇地祇位作光安之樂太祖皇帝位作彰安之樂太宗皇帝位作韶安之樂配位酌獻前導皇帝東向受爵左僕射北向進爵吏部侍郎南向受爵復於坵讀冊官南向讀冊文

位禮儀使前導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

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禮儀使奏請還小次宮架樂

作將至小次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皇

帝入小次簾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架正安之樂作

舞者立定樂止

亞終獻

禮直官太常博士引亞獻詣盥洗位北向立搢笏盥手

悅手執笏詣爵洗位北向立搢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

者執笏升詣昊天上帝酌罇所西向立宮架作正安之

樂武功之舞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搢笏跪執爵執

罇者舉罇太官令酌壺罇之盎齊訖先詣皇地祇酌罇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五

所北向立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與詣昊天上帝神位前北向搢笏跪執事者以爵授亞獻亞獻執爵祭酒三祭於茅苴奠爵執笏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次詣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神位前酌獻並如上儀樂止降復位初亞獻行禮將畢次禮直官太常博士引終獻官詣洗及升壇酌獻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初亞獻將升次分引分獻官俱詣盥洗位搢笏盥手悅手執笏各由其階升詣從祀諸神位前俱搢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

皇帝飲福

皇帝既奠玉幣有司以牛左臂一骨及長脅短脅俱二骨以並載於胙俎設於壇上酌罇所俟終獻既升獻次引戶禮部尚書搏黍太祝太官令升詣飲福位東向立奉俎豆及爵酒者各立於其後禮儀使奏請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架樂作殿中監跪進大圭禮儀使奏請執大圭前導皇帝詣飲福位升壇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樂止登歌禧安之樂作皇帝至飲福位北向立尚醞奉御執罇詣酌罇所良醞令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罇尚醞奉御奉罇詣飲福位殿中監奉爵尚醞奉御酌福酒殿中監西向捧以立禮儀使奏請再拜

皇帝再拜殿中監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搢大圭跪受爵祭酒三祭於地啐酒奠爵殿中監跪受爵以興太祝帥執事者持胙俎進減神位前正脊二骨橫脊二骨加於俎上內侍受俎以授戶部尚書西向跪以進皇帝受俎奠之戶部尚書乃受以興權退於壇上稍西東向立太官令取黍於簋搏以授太祝太祝受以豆東向跪進皇帝受豆奠之太祝乃受以興降復位次殿中監再跪以爵酒進禮儀使奏請再受爵飲福酒奠爵殿中監受虛爵興以授尚醞奉御執事者俱降復位禮儀使奏請執大圭俛伏興又奏請再拜皇帝再拜樂止禮儀使前導

皇帝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官架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次引禮部尚書詣神位前徹籩豆次戶部尚書徹俎籩豆俎各一俱少移故處登歌熙安之樂作卒徹樂止禮部戶部尚書降復位禮直官曰賜胙行事陪祠官拜贊者承傳曰賜胙再拜在位官皆再拜送神官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

望燎望瘞

景安之樂畢禮儀使奏請詣望燎位前導皇帝詣望燎位官架樂作至位南向立樂止初賜胙再拜訖郊社令以黍稷肺祭藉以白茅束之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進

詣神位前取幣祝冊藉以茅大明夜明以上執事官並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各由其階降壇南行詣柴壇自南陞升以幣祝冊饌物置於燎柴諸太祝又以諸位幣帛從燎禮直官曰可燎舉權火東西各以炬燎半柴禮儀使奏請詣望瘞位前導皇帝詣望瘞位宮架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吏部侍郎帥太祝執篚取幣祝冊藉以茅五官以上執事官以俎載黍稷飯爵酒各從其階詣瘞坎置於坎祝史以諸位幣帛從瘞禮直官曰可瘞舉權火寘土半坎

皇帝還大次

禮儀使奏禮畢前導皇帝還大次宮架樂作出中纒門外禮儀使奏請釋大圭殿中監跪受大圭以授有司侍衛如常儀皇帝至大次樂止禮部郎中奏解嚴次引大禮使以下詣卯階之東內纒外揖位立禮直官贊禮畢揖訖退次引陪祠文武官及宗室客使以次出將士不得輒離部伍

端誠殿受賀

皇帝既還大次奏解嚴訖皇帝常服乘輿撞景鐘還青城侍衛如常儀鼓吹振作至殿前降輦還齋殿景鐘止閣門御史臺分引文武百官宗室並常服詣殿前立班

稱賀閣門附內侍進班齊拜皇帝常服出升御座鳴鞭
禁衛奏聖躬萬福次舍人揖管軍臣僚等并行門躬贊
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班首奏聖躬萬福次舍人
引班首出班俛伏跪致詞訖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
贊再拜管軍臣僚以下皆再拜三稱萬歲內侍詣御座
前承旨退降階西向宣答訖舍人贊再拜管軍臣僚以
下皆再拜三稱萬歲舍人贊各祗候管軍臣僚詣殿下
侍立行門分左右立次太史局官詣當殿北向立舍人
揖躬贊再拜太史局官再拜奏聖躬萬福出班躬身奏
祥瑞訖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太史官再拜贊祗候

太史局官東出次舍人揖樞密以下躬舍人當殿通某
官姓名以下起居稱賀轉身於班前西向立舍人贊再
拜樞密以下皆再拜揖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班首
不離位奏聖躬萬福又再拜舍人引班首出班俛伏跪
致詞訖俛伏興退復位舍人揖躬贊再拜樞密以下皆
再拜揖笏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閣門官當殿北向承
旨退西向稱有制樞密以下皆再拜揖笏舞蹈三稱萬
歲又再拜樞密直學士升殿侍立並升西階知客省事以下
下殿庭東侍立餘官分班出舍人禮直官揖宰臣以下
躬舍人當殿通文武百官宰臣姓名起居稱賀三公通某官

舍人揖班首以下橫行北向立學士待制兩省官將軍仍舊相向立稱賀

一如上儀唯典儀再拜樞密詣御座前承旨退詣折橫東稱有制宣答賀訖宰臣執

政官升殿東西相向立宰臣執政政官升東階參知政事升西階樞密直學

士下殿餘官以次退皇帝降座鳴鞭殿上侍立官以次

退

車駕還內

前期儀鑾司設御幄於大慶殿門外南向太常設宮架

於行宮南門外稍南其日端誠殿受賀禮畢所司轉仗

衛鹵簿於還途如來儀文武百官宗室客使先詣行宮

南門外就次以俟立班奉迎樂黃合進金輅於端誠殿

門外南向千牛將軍一員執長刀立於輅前有司進輿

於齋殿導駕官俱詣齋殿奉迎禮部侍郎奏請中嚴少

頃又奏外辦簾捲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應

導駕官等並迎駕奏聖躬萬福內祇應官贊謝再拜太僕卿出詣

金輅所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乘輿降自西階至金

輅所侍中奏請皇帝降輿升輅有司仍具大輦若乘輦即奏云降輿乘輦太

僕卿立授綬千牛將軍馭駕如來儀參知政事奏請車

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侍衛如儀至侍臣上馬所參知

政事奏請車駕少駐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旨退稱曰

制可參知政事傳制稱侍臣上馬贊者承旨傳敕侍臣

上馬參知政事奏請車駕進發車駕動稱警蹕鼓吹及諸軍樂振作車駕將至行宮南門外文武百官宗室客使並立班再拜奉迎次大內留守見再拜訖退車駕至行宮南門外少駐文武侍臣皆下馬步道千牛將軍立於輅右車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樂正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車駕至御幄前侍中奏請皇帝降輅乘輿若乘輦即奏云降輦乘輿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禮部郎中奏解嚴通事舍人承旨敕羣官各還次將士各還其所景靈宮太廟儀註各見本門其後南郊行禮並如儀

麗正門肆赦

右前件郊祀儀註自誓戒至車駕還內見國朝會要獨闕肆赦一條

故取中興禮志所述補之然此乃臨安行都所行非京師承平時舊制也

前期儀鑿司帥其屬張設麗正門之內外又設御座於前楹當中南向又設御幄於後閣門設赦書儀物於御座之東設制案等於門下東壁又設鷄竿於御街之東稍北太常設征鼓一於宮架之西稍北東向刑部大理寺臨安府以囚徒集於仗後質明文德殿內侍催班閣門外知閣門官已下御帶環衛官已下并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營巡檢及諸司祇應武功大夫已下一班面殿立次引管軍殿下東壁面西立閣門進班齊牌皇帝出宮行門禁衛等迎駕自奏聖躬萬福皇帝坐知閣

門官以下御帶環衛官已下主管大內公事行宮使御營巡檢已下一班鬪班奏聖躬萬福次引管軍一班面殿奏聖躬萬福訖並出殿以俟導駕御史臺閣門太常寺先引宰臣以下百寮赴麗正門外分東西相向立班定閣門提點引百僚赴麗正門外東壁立班定皇帝自殿上乘輦出樂人作樂導引至南宮門外俟皇帝升麗正門樂止引樞密使中書令升門於御座東面西侍立翰林學士升門於御座西面東侍立主管大內公事御帶環衛宮門上西壁面東侍立知閣門官已下管軍行宮使御營巡檢門下東壁西面侍立至御幄降輦歸御

幄簾降降出赦書閣門承接繫於僊鶴童子上門下進中嚴牌次進外辦牌並以紅條引升門上知閣門官跪授禮部侍郎簾前進訖歸本班簾捲大樂正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內侍索扇扇合皇帝臨軒坐門下鳴鞭樂作簾內侍贊扇開樂止舍人閣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橫行北向立兩省官宗室遙郡已下依舊相向立典儀贊拜兩拜分班東西相向立門下舍人詣樓前北向立門上中書令詣御前承旨並太常寺祇應臨軒稍東西向立宣奉敕立金雞舍人應喏趨至班南北向稍南至班東稱奉敕立金雞宣付所司退

歸位金雞初立太常擊鼓每擊鼓投一杖囚集鼓聲止
初宣立金雞卽擊鼓立金雞訖卽止更不投杖門上降
赦書門下閤門承接置案上承受二人對捧於稍東舍
人搯笏接捧案立知閤門官於案南北向虛揖直身立
舍人捧案至樓前班心知閤門官北向虛揖直身立稱
宣付門下省轉身稍西東向立引參知政事於案南北
向搯笏跪閤門提點承受於案上捧制書授參知政事
權與禮直官出笏俛伏與舍人捧案置於近東歸本班
侍立知閤門官退歸侍立位參知政事捧制書北向俛
伏跪奏請付外施行伏興且躬身門上引中書令詣御

前承旨訖西向宣曰制可門下參知政事直身立稱宣
付三省退少西東向立引三省班首出班相向立各俛
伏跪搯笏參知政事捧制書以授三省班首受訖並出
笏伏興歸位付舍人舍人搯笏跪接訖直身立轉與閤
門提點承受開拆訖却授舍人舍人行至班心近南面
西拆方訖北向立知閤門官并捧制書舍人於左省班
後詣宣制位起居郎或起居舍人一員指摘句讀候旨
讀訖却歸本班舍人宣有制典儀贊拜百寮已下皆再
拜舍人宣至減赦除之獄吏奏脫枷訖應喏三呼萬歲
奏聖躬萬福訖以罪人過宣制書訖門上舍人贊樞密

使中書令翰林學士曲賀兩拜門上閤門官不拜知閤門官並捧赦書舍人歸侍立位宣制舍人捧制書於三省班首前東向立搢笏跪以制書授三省班首三省班首接訖舍人出笏退歸侍立位禮直官引刑部尚書於三省班首前東向搢笏三省班首以制書授刑部尚書刑部尚書受訖各出笏刑部尚書與以制書加於笏上轉與刑房錄事訖歸本班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僚已下橫行北向立定典儀贊拜百寮已下皆再拜訖舍人引百僚出班俛伏歸致詞訖伏興歸位立典儀贊拜百寮已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知閤門

官於門下面北躬承旨退稍東西向立稱有制典儀贊拜百寮已下皆再拜起躬身知閤門官宣答訖歸侍立位典儀贊拜百寮已下皆再拜搢笏舞蹈三呼萬歲又再拜舍人閤門提點等分引百寮已下分東西相向立定門上禮直官引中書令詣御座前奏禮畢歸位內侍索扇扇合大樂正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簾降皇帝起還幄樂止門下鳴鞭舍人北向躬承旨四色官應喏舍人稱奉敕放仗百寮已下再拜退舍人宣勞將士訖退皇帝乘輦降門作樂導引至文德殿至殿上降輦樂止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自元豐分南北郊至政和乃克行之建炎二年上祀園丘獨祭上帝而配以太祖用元豐禮也紹興十三年郊祀始設大神大示及太祖太宗配位自天地至從祀百神凡七百七十有一蓋元祐禮云

孝宗隆興二年詔今歲冬至日當郊見上帝可令有司除事神儀物諸軍賞給依舊制外其乘輿服御及中外之費並從省約

太常少卿洪适言陛下盛德重華度越古昔初講郊禋之禮宜進胙慈闈並受帝祉乞下有司草具儀註進呈從之

禮部太常寺具上儀註郊祀獻禮畢皇帝將詣飲福位次贊者引光祿卿詣南壝門外幕次易常服次帥執事者入詣進胙幄內以所進胙設於腰輿匣內胙以牛腥體肩三臂二肱二次輦官擎腰輿進行光祿卿從至端誠殿上以腰輿隨地之宜置定輦官權於殿下立光祿卿以胙授進胙官進胙官受訖光祿卿以下先退次進胙官帥捧擎人擎腰輿入詣齋殿前以腰輿望德壽宮設定執事內侍鋪設褥位於其後以俟皇帝還齋殿服履袍訖內侍官前導詣褥位執

事內侍啟匣蓋內侍官奏請皇帝稍前躬視訖復位
執事內侍封鎖匣訖奏請拜皇帝再拜訖掌表內侍
以表投進胙官進胙官受表訖皇帝還齋殿次進胙
官帥捧擎人擎腰輿以出至端誠殿上權置定輦官
升殿捧擎降殿進行親從官援衛至泰禋門外進胙
官騎從至德壽宮門外進胙官下馬後從以入至殿
下置定以表并胙授德壽宮提舉官供進訖進胙官
以下乃退自後遇郊並如上儀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隆興二年孝宗初行大禮時
湯慶公思退爲左相上問郊於明堂之費如何戶

部尚書韓仲通曰郊之費倍於明堂侍郎錢靖禮
言不過增二十萬若從祖宗故事一切從儉自宜
大有減省上以爲然乃詔除賞軍事神外並從省
約其秋金虜入寇遂用明年正月辛亥朔旦行之
上自宮徂郊乘玉輅用鹵簿之半禮畢乘平輦而
歸乾道三年再郊始復備五輅歸用大安輦焉

光宗紹興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親郊於園壇爲值雨
望祭殿行禮風雨大至上震懼始感疾

寧宗嘉泰三年祕書省言看詳福州進士張容圖繳進
南郊辨駁冊內太子庶子之星以爲皇儲未慶理宜加

祀并宋星乃國朝受命之符興王之地及感生帝本朝
係火德尤宜尊崇乞並特加祀於園丘容圖所陳數事
實關國體辭理可採乞下禮寺施行從之

五年臣寮言伏覩郊禋在卽陛下祇奉神示其純誠
固有以昭格矣而躬行盛德又自足以上當天心不
惟致敬於練日告虔之時也然臣以爲一人致其精
一於上必百官有司駿奔無射而不匱於下斯可以
咸助聖德而潛通於勦冥自然神示降格而福祿之
來下也周頌有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春
秋傳曰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敬

也薦其美也臣請得而詳陳之商人尚聲臭味未成
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
於天地之間也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周家祀天祭地
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其爲昭告於天地之
間則一也樂工瞽師蓋聲音之所自出今登歌之樂
列於壇上造於上龕蓋上帝地祇太祖太宗並侑之
側也而宮架之樂列於午階之下則百神之所同聽
也夫樂莫尚於和平以平時羣祀言之絲竹管絃類
有斷闕未知今復何以戛擊搏拊鼓吹佾舞之工蓋
數百人窶人賤工安能蠲潔而無請係名之人亦與

其間垢穢擾雜殆不可辨此不可不嚴者一也周人尚臭灌用鬱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此祭宗廟之文也而大雅所言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毛氏曰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也其求乎神之義則一也今自圓壇之上暨於層龕之相承位列甚衆所謂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實內惟牲牢至期宰擊餘如臠鮑魚鱠與夫兔鴈麋蚳之醢麋麋之糝其類甚不一也皆各司之所豫造也餌飧醢糝黍稷

稻粱之食芹筍之菹亦不一也則皆神厨至期之所造也竊聞豫造者先後遲速或不能指措日分至有色惡臭惡之慮而先期呈饌之時或兩辰浹無乃太早而所供之物或不可用如醢糝之屬覆之瓦甑無復再察其可改換者未見倉卒而無復可察者不可得而措手矣蓋呈饌出於一時頃刻之間而豫造之司吏卒習於鹵莽之素而有司掌之者不過一巡視之而已百司徂於文具至於事神亦復無忌以至酒齊之設凡有數等京尹之司不過委之右選趨走之人其爲醇醪既不可品嚐其不中度者甚多也氣臭

之不嚴如此豈復有馨香之上達也哉矧又有最甚者名爲供官殆有餘人祭之日凡邊豆簠簋登銅罇俎之屬滌濯者此曹也邊豆簠簋登銅罇俎之實鋪設者亦此曹也滌濯固已鹵莽而夜半設實於器皆其手所敷頓豈但蕢稌乾物之類而醢醢餌醢腥熟酒齊之屬亦皆出於其手之所置竊聞此曹係籍奉常平時所給微甚籃縷垢穢殆不可近而况執事之夕又復無所止宿半夜而與醜面濯手皆所不及也僅有漫漶之服以蒙其外而可使之供祭實乎至若贊引之人亦百餘輩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上焉則

切近於至尊次焉則隨逐於禮官平時亦皆供官之類耳以垢汙之人而蒙之以漫漶之服是皆不可進退於神位儀物之間者也此不可不嚴者一也昔魯人之祭也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疆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則爲不敬之大今圓壇一龕之位通二龕三龕至墮埽之內外爲位者八百分獻之官贊禮之人不能審候壇上疾徐之節但欲速於竣事獻官旣多而禮生率常抽差六部寺監帥漕之貼吏爲之旣不閑習於禮而贊引捷給獻官跪拜俛與酌奠皆不及於禮端行無有而并行如奔其爲怠

慢甚矣此不可不嚴者三也夫三說如此正合汲汲求所以整齊之臣愚以爲天下之事一則治散則偷久則專暫則忽今郊禋大禮其百司所供之物所造之物各有攸司固不可不分任之也而提綱總要當出於一不然則禁之徒峻察之徒苛而下之便文逃責終不可得而究也奉常爲九卿之長蓋統攝齊一之所自出况今郊禋大禮實又奉常之所掌乎臣前所陳登歌宮架之工奉常固自有籍矣其有請者若干入而尚不足用則未免以無請寄名者足之今名爲色長者當考見絲竹管弦有無斷闕速行修補仍

必拘集羣工洗沐澣濯存其衣裝之可者其有不整之人責限令其措辦可也今雖有澣濯之令而莫之遵奉也若其供官贊引之人垢弊已甚又非樂工之比乞從御史臺行下奉常於一行人點名之外更加逐一檢察合用若干人除其間稍可備數之人自餘垢弊已甚必不可責其自辦者令奉常具申朝廷行下外祇備庫將先來檢討退下漫漶舊弊之物置造衲衣一褐一袴先期發下奉常見名責領色長至期盡去其垢弊之衣而外襲之以法服表裏咸潔可以執事於籩豆簠簋登鉶罇俎之間而親近於崇嚴清

肅之地矣若夫一行合干等人名數猥衆乞下臨安府令於便近慈雲等處關報居民灑掃爲備先期一夕令執色之人分就民居止宿夜半而與各磧面濯手整束衣服以趨祭所仍周環壇下約每十數步爲置一盥悅俾供官禮生等人必先盥悅而後升壇所是半夜鋪設亦乞於分獻官差劄內就令分頭躬親同供官逐位鋪設務令極其嚴潔一如法所是神厨雖已差官監造亦必奉常譏察之仍乞下臨安府大禮酒庫專差文官監造而豫造之厨從所司亟撥人員徑過奉常躬親監造可也雖然今奉常之官朝

廷分遣專一周旋檢察如升歌宮架之工豫造近造之厨府屬所造之齊供官贊引之役察之必周令之必嚴皆歸於奉常而不至於散漫苟且而無及於事也彼分獻贊引之人必令詳緩如禮亦從御史臺行下約束夫以郊禋大禮竊聞鉅費至數百萬而四方之犒費不與焉皆非切於事神也而聲音氣臭之用莫嚴於圓壇一處耳若夫先二日之朝獻先一日之朝饗其聲音氣臭之用則同出乎此也臣前所陳弊害非一此而不嚴則鉅費數百萬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臣觀士庶之家或延緇黃設禱祠主人

齋戒於家而僮僕莫不知懼於下庖厨者屏氣不息
守護者呵禁甚虔仰惟萬乘之尊郊禋大禮赫臨在
下陛下嚴恭寅畏無一息之少間而又臨之以五使
之重兢兢謹飭而百官有司顧循習舊弊不能凜然
上承九重之意其可不亟正之以對越天地祖宗之
威靈從之

太祖在位十七年南郊四乾德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日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日九年四月三日

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南郊五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十七日

日至道二年正月十日
日淳化四年正月二日

真宗在位三十五年南郊五咸平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日德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日天禧元年正月十九日

東郊一大中祥符七年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南郊九天聖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日八年十一月十九日
日景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日元元年十月十八日
日慶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日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日七年十一月一日
日二十八年八月
日皇祐五年十一月四日

英宗在位四年南郊一治平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神宗在位十八年南郊四熙寧元年十一月十八日

日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日元豐六年十一月五日

哲宗在位十五年南郊二元祐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乾隆十二年校刊

郊社五

三

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八

建中靖國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

月三日 崇寧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宣和元年十一月十

三日 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高宗在位三十六年南郊七

建炎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紹興十三年十一月

八日 十六年十一月十日 十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二十五年十一月十九

日 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孝宗在位二十八年南郊六

乾道元年正月十日 六年十

一月六日 九年十一月九日 淳熙三年十一月十二日

光宗在位五年南郊一

紹熙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寧宗在位三十年南郊三

慶元三年十一月五日 嘉泰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定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文獻通考卷第七十二

文獻通考卷第七十三

鄱陽之馬國端何臨其貴與出著

郊社考六階式禮其成也雖不器貝然豈不何陳

明堂大其所以

黃帝拜祀上帝於明堂

或謂之合宮

其堂之制中有一殿四

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

入名昆侖

右黃帝明堂制度之說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

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

所言茅蓋通水與夫戴禮所記畧同又考工記所

言夏后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面無設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黃帝名山接萬靈明廷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文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唐虞祀五帝於五府

府者聚也言五帝之神聚而祭於此堂

蒼曰靈府赤

曰文祖黃曰神記白曰明紀黑曰元矩五府之制未詳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

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令

堂修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

疏曰云夏度以步者下文云三四步明此二七是十四步也云令堂修十四步者言假令以此堂云二七約

之知用步無正文故鄭以假令言之也知堂廣十七步

半者以南南北為修十四步四分之取十二步益三步為十五步餘二步益半步為二步半漆前十五步是十七步半

也五室三四步四三尺 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

本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其

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土室於中央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居堂南北六丈東西七丈

云五室象五行者以其宗廟制如明堂明堂之中有五

夫帝五人帝五人神之坐皆法五行故知五室象五行也揚氏曰注四室皆三步六尺為步三步一丈八尺也

其廣益之以三尺為二丈一尺中央四步二丈四尺也
其廣益之以四尺為二丈八尺合南北二室為三丈六
尺及堂二丈四尺為六丈合東西二室九階南面三三
為四丈二尺及堂二丈八尺為七丈東九階南面各二
疏曰按賈馬諸家皆以為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殷差
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為九等階於義不可故為
旁九階也鄭知南面三階者見明堂位云三公中階之
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
西階之西東面北上故知南面三階也知餘三面各二
者大射禮云升自北階又雜記云升自側階奔喪去升
自東階以此而言四旁兩夾窻窻助戶為明每室四戶
四面有階可知四旁兩夾窻窻助戶為明每室四戶
五室室有四戶四戶之旁皆有兩白盛屋成也盛之言
夾窻則五室二十戶四十窻也門堂門側之堂取數
墻所以飾成宮室反門堂三之二於正堂今堂如上制
蜃常軫反聖烏路反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西十一
步四尺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室三之一各居一分
疏曰此室則在門堂之上作之也言各居一分者謂兩室與門各居一分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重直龍反重屋者王宮

正堂若大寢也其修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
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崇高也四阿若今四注屋
重屋複椽也放方往反複音福椽側白反疏曰雖
言放夏周經云堂修七尋則廣九尋若周言南北七筵
則東西九筵是偏放周法而言放夏者七九偏據周夏
后氏南北狹東西長亦是放之故得兼言放夏也云四
阿若今四注屋者燕禮云設洗當東霽則此四阿四霽
者也云重屋複椽也者若明堂位云複廟重檐鄭注云
重檐重承壁材也則此複
竿亦重承材故謂之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

五室凡室二筵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
相參之數禹卑宮室謂此一尺之堂與此三者或舉宗
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疏曰云

其同制者謂當代三者其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
制同非謂三代制同也

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 周文者各因物宜為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

疏曰因物宜者謂室中坐時馮几堂上行禮用筵宮中合院之內無几無筵故用手之尋也在野論里數皆

以步故用步涂有三道車從中廟門容大扇七個大扇

央故用車之軌是因物所宜也

之扇長三尺每扇為一個七個二丈一尺疏曰闈門

知大扇牛鼎之扇長三尺者此約漢禮器制度

容小扇三個廟中之門曰闈門小扇脚鼎之扇長二尺

爾雅文此即雜記云夫人至入自闈門是也脚鼎亦牛

鼎但上牛鼎扇長三尺據正鼎而言此言脚鼎據陪鼎

三脚廬曉而說也脚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背也斧

音香冬官考工記

依為斧文屏風於戶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

牖之間於前立焉

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

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

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

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

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

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九采九州之牧典貢職者也正

門謂之應門方伯帥諸侯而入

牧居外而糾察之也四塞謂夷服鎮服蕃服在四方為

蔽塞者新君即位則來朝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

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

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明堂位

朱子曰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

明堂位與考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於舊典亦

未敢必信也楊氏曰此章云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

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

於明堂註家云周公攝王位以明堂

之禮儀朝諸侯此說舛謬故削去之

孟春之月天子

居青陽左个

青陽左个大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

青陽左个大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太廟

青陽左个大

青陽太廟東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青陽右个孟

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明堂左个大寢仲夏之月天

子居明堂太廟明堂太廟南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

个明堂右个南中央土天子居太廟太室太廟太室孟

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總章左个大仲秋之月天子

居總章太廟總章太廟西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

總章右个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元堂左个仲冬

之月天子居元堂太廟元堂太廟北季冬之月天子居

元堂右个元堂右个北堂元堂右个北堂元堂右个北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也淮南子言神農之世

祀於明堂明堂有蓋四方又漢武帝時有獻黃帝

明堂圖者或始於此凡九室一室有四戸八牖三

十六戸七十二牖以茅蓋屋茅取其潔質也上圓

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韓詩

說辟圓如璧雍以水不言圓言辟者取辟有德不

言辟水言雍雍和也南蠻東夷北狄西戎言四海

之君於祭也各以其方列於水外明堂月令於明

堂之中施十二月之令赤綴戸也白綴牖也綴飾

也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記用九室謂法龜文堂

高三尺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九室十二

堂室四戶戶二牖其宮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然三十里無所取也再言圓方及戶牖之數亦煩重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明堂與文王之廟不同處或說謬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復始也孝經援神契曰朱草生蓂莢孳嘉禾成莆生蓂莢堯時夾階而生以記朔也朱草可食王者慈仁則生其形無記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晏子春秋曰明

堂之制下之潤濕不及也上之寒暑不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然或以蒿爲柱表其儉質也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路寢亦爲此制之明堂位疏曰明堂說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闔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

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室十二堂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太微在辰爲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丙巳由此

爲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尊崇之貌則曰太廟取其正室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園水則曰辟雍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爲各異者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

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學衆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因俘截耳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論是鄭所謂不同之意

蔡邕明堂論

見辟廡門

陳氏禮書曰夏世室商重屋周明堂則制漸文矣

夏度以步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則堂漸廣矣夏言

堂修廣而不言崇商言堂修而不言廣言四阿而

不言室周言堂修廣崇而不言四阿其言蓋皆互

備鄭康成曰夏堂崇一尺商堂廣九尋理或然也

月令中央太室東青陽南明堂西總章北元堂皆

分左右个與太廟則五室十二堂矣明堂位前中

階阼階賓階旁四門而南門之外又有應門則南

三階東西北各二階而爲九階矣

考工記五室九階

蓋木

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其外別之以十二堂通之以九階環

之以四門而南門之外加以應門此明堂之大畧也
也大戴禮白虎通韓嬰公玉帶淳于登桓譚鄭康成
蔡邕之徒其論明堂多矣時淳于登以爲在國之
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說蓋有所傳然也何則
聽朔必於明堂而玉藻曰聽朔於南門之外則明
堂在國之南可知成王之朝諸侯四夷之君咸列
四門之外而朝寢之間有是制乎則明堂在國之
外可知然大戴謂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
方公玉帶謂爲一殿居中覆之以茅環之以水設之
以複通之以樓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

異實同制

康成以春秋書世室屋壞明堂位稱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則以

考工記所謂世室爲廟重屋爲寢或舉玉寢或舉明堂互言之蔡邕謂明堂太廟

辟雍同實異名豈其然哉諸侯之廟見於公食大夫有東西堂東西夾而已天子路寢見於書亦東西房東西夾又東序西序東堂西堂而已則太廟路寢無五室十二堂矣謂之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非也宗廟居雉門之內而教學飲射於其中則莫之容處學者於鬼神之宮享天神於人鬼之室則失之瀆袁準嘗攻之矣則謂之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非也彼蓋以魯之太廟有天子明堂

之飾晉之明堂有功臣登享之事乃有同實異實
之論是不知諸侯有太廟無明堂特魯放其制晉
放其名也四時之氣春爲青陽夏爲朱明秋爲白
藏冬爲元英則青者春之色春者陽之中故春堂
名之總者物之聚章者文之成故秋堂名之明者
萬物之相見元者萬物之復本故冬夏之堂名之
左右之堂曰介以其介於四隅故也中之堂曰太
廟以其大享在焉故也古者鬼神所在皆謂之廟
書與士虞以殯宮爲廟則大享在焉謂之太廟可
也明堂之作不始於周公而武王之時有之記曰

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也不特建之於內而外之

四嶽亦有之孟子之時齊有泰山之明堂是也荀

強國篇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也漢有奉高明堂月令言明堂

之制則然其言四時乘異路載異旂衣異衣用異
器則非也明堂位言朝諸侯於明堂則然其言周
公踐天子之阼負展而受朝則非也何則王者迎
五氣則於東南西北之四郊禮六神則以蒼黃青
赤白元之牲玉象四時以巡嶽順閏月以居門而
天地之間罔不欽若則十二月之異堂聽朔不爲
過也若夫車旗之辨見於中車司常衣冠之等見

於弁師司服皆無四時之異禮運曰五色十二衣旋相爲質郎顛曰王者隨天自春徂夏改青服絳非古制也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詩序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蓋成王宅憂周公位冢宰而百工總己以聽焉及既成洛邑輔成王以朝諸侯詩序言朝諸侯乃率以祀文王則朝不在廟而在明堂可知也

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

東卽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卽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元堂太廟北之東卽東之北爲元堂右个北之西卽西之北爲元堂左个中是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也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也是

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个又曰明堂想只是个三間九架屋子

之大廟殿式則其个个个個清廟之个个個
 西明之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爲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廟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堂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東明東之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个

明堂圖



王者隨月所
居則分而爲
九室祀上帝
則通而爲一
堂

楊氏曰愚按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教令之堂也夫王者所居非謂王之常居也疏家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此言雖未可以爲據然其制必凜然森嚴肅然清靜王者朝諸侯出教令之時而後居焉而亦可以事天地交神明於此地而無愧焉周人祀上帝於明堂而以文王配之者此也說者乃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太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謬矣惟考工記謂明堂五室大戴禮謂明堂九室二說不同前代欲建明堂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往

往惑於二說莫知所決而遂止愚謂五室取五方之義也九室則五方之外而必備四隅也九室之制視五室爲尤備然王者居明堂必順月令信如月令之說則爲十二室可乎此又不通之論也惟朱子明堂圖謂青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東之南卽南之東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南之西卽西之南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西之北卽北之西元堂之右个乃青陽之左个北之東卽東之北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朱子所謂明堂想是一個三間九架屋子者指五
方四隅凡有九室之大畧而言之也然則朱子之
說其亦有據乎曰漢承秦後禮經無全書姑以考
工記觀之亦粗可見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爲八丈一尺言明堂之廣也南北
七筵爲六丈三尺言明堂之修也五室象五行之
方位有五方則有四隅不言可知也夫有五方四
隅則一堂之地裂而爲九室矣又安得通而爲一
復有九筵之廣七筵之修乎蓋明堂云者通明之
堂也所以朝諸侯行王政者在是所以享上帝配

祖考者在是非七筵九筵之修廣不能行也五方
四隅亦惟辨其方正其位隨王者所居之月掌次
以帷幕幄帟爲之以詔王居以順月令以奉天道
耳亦如所謂隨其時之方位開門是也此其大畧
也 又按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曰王欲行王政
則勿毀之矣此又王者巡狩之地有明堂以朝諸
侯行政教非在國之明堂也

又曰按月令迎春東郊及祠高禘注引王居明堂
禮漢藝文志有明堂陰陽三十三篇明堂陰陽說
五篇魏相每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漢有

此書今無傳焉

右經傳及諸儒所言明堂制度

北史李謐傳載謐著明堂制度論甚

詳

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

嚴謂敬也尊嚴其父

嚴父莫大於配天

則周公其人也

言以父配天之禮始於周公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

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周公因祀五方上帝

於明堂乃尊文王以配之

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謂諸侯修其職來助

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

月也大饗帝

疏曰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

詩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也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於時保之

陳氏禮書曰先王之於天尊而遠之故祀於郊而

配以祖親而近之故祀於明堂而配以父孝經曰

孝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嚴父配天矣又曰配上帝者天

則昊天上帝也上帝則五帝與天也明堂不祀昊

天上帝不可謂配天五帝不與不可謂配上帝以

上帝為昊天上帝邪而周禮以旅上帝對旅四望

言之則上帝非一帝也以明堂時祀昊天上帝邪
而考工記明堂有五室則五室非一位也祭法曰
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
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其說以爲坐五帝於堂上
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坐五神於庭中以武王配
之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祖宗其廟耳非謂
配於明堂也王肅曰審如鄭說則經當言祖祀文
王不言宗祀也凡言宗者尊也周人
既祖其廟
又宗其祀月令之五人帝五人神所以配食四郊
也其與享明堂於經無見又况降五神於庭中降
武王以配之豈嚴父之意哉然宗祀文王則成王

矣成王不祀武王而祀文王者蓋於是時成王未
畢喪武王未立廟故宗祀文王而已此所以言周
公其人也詩序曰豐年秋冬報則秋報者季秋之
於明堂也冬報者冬至之於郊也先明堂而後郊
者禮由內以及外也先嚴父而後祖者禮由親以
及尊也明堂之祀於郊爲文於廟爲質故郊掃地
藁秸而已明堂則有堂有筵郊特牲而已明堂則
維羊維牛然郊有燔燎而明堂固有升煙漢武帝
明堂禮畢燎於堂下古之遺制也由漢及唐或祠
太一五帝光武或特祀五帝光武或除五帝之坐同

稱昊天上帝

晉武帝時議除明堂五帝之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後又復武

帝或合祭天地

唐武后合祭天地於明堂中宗仍之或配以祖或配

以羣祖

漢武帝祠明堂高皇帝對之章帝祠明堂以光武配後又以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

祖顯宗配各一太牢

其服也或以袞冕

東晉武帝或以大裘禮其

獻也或以一獻或以三獻

梁朱异曰祀明堂改服大裘又以貴質不應三

獻請停三獻止於一獻隋於雩壇行三獻禮

抑又明堂之制變易不常

與考工之說不同皆一時之制然也

朱子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用陶匏

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

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即帝也

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后稷遠矣配

稷於郊亦所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親之也

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亦以親文

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

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楊氏曰愚按郊祀配天明堂配上帝天與上帝一

也祀上帝祀並如郊祀然月令有大饗之文我將

之詩有維羊維牛之語則明堂之禮為尤備故程

子曰其禮必以宗廟之禮享之朱子亦曰祭於屋

下而以神祇祭之蓋謂此也

又曰按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卽天也配帝卽文王也自漢以來乃有並祭五帝之禮鄭康成注祭法祖文王宗武王之說差誤特甚至唐以來遂有三帝並侑之禮皆非古人制禮之本意故今具載於後併列諸儒議論以明之
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注曰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月令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夏日其帝炎帝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秋日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元冥

疏曰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五時俱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饗帝故知明堂之神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又郊特牲疏云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旣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

通言文王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
王肅駁鄭義曰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
不毀之名非謂配食於明堂者也審如鄭言則經
當言祖祀文王於明堂不得言宗祀也宗者尊也
周人既祖其廟又尊其祀孰謂祖於明堂者乎鄭
引孝經以解祭法而不曉周公本意殊非仲尼之
義旨也

通典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謂祀昊天上帝
先儒所釋不同若以祭五帝則以天帝皆坐明堂
之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之五官之神坐於庭中

以武王配之通名曰祖宗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
文王爲父配祭於上武王爲子配祭於下如其所
論非爲通理但五神皆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生存
之日帝王享會皆須升堂今死爲貴神獨配於下
屈武王之尊同下坐之義爲不便意爲合祭五帝
於明堂唯有一祭月令所謂九月大饗帝於明堂
也五帝及神俱坐於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
五神而祭之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
配祭五神則謂之宗明二君同配故祭法云祖文
王而宗武王夫祖者始也宗者尊也所以名祭爲

祖宗者明祭之申有此三義

漢武帝元封五年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趾古時有

明堂處險不傲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

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

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南入命曰昆

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

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祀太一五帝

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

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

下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師古曰計若今諸州計帳也

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祀上帝於明堂後每

修封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

敬拜太一師古曰自此以上贊視者詞毋修封禪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

但祠於明堂

天漢四年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

太始四年三月行幸泰山壬午祀高祖於明堂以配上

帝因受計癸未祀孝景皇帝於明堂

征和四年幸泰山修封祀於明堂

平帝元始四年安漢公王莽奏立明堂辟雍

五年春正月禘祭明堂禮五年一禘禘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

乾隆十二年校刊

致堂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雜見於孝經孟子詩
與禮記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矣後世紛紛之
論所以起歎然以理考之先王舉事動可爲憲必
不如後世之妄作爾王者向明而治古之堂今之
殿也孝經以爲宗祀之所孟子以爲王政之堂然
則是人君之路寢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王者
見羣臣覲諸侯頒朔布政皆於是焉故曰欲行王
政則不可毀也齊何以有明堂僭也人謂宣王毀
之者俾革其僭也孟子語以勿毀者教使行王政
也則何以用之宗祀乎文王已有廟矣以季秋享

帝而奉文王配焉不可於七廟中獨舉大禮于
廟故迎主致之明堂以配帝也祭帝必於明堂者
帝出震而宰萬物猶向明而治天下也武王卽位
追王文王周公制禮推本王功故以文王配帝而
祀于明堂此義類也是明堂之說也後世紛紛皆
狃於劉歆世室重屋之載呂不韋青陽總章之比
是可信乎

世祖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
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

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帝及公卿列
侯始服冠冕衣裳玉珮絢屨以行事奏樂如南郊禮畢
登靈臺使尚書令持節詔驃騎將軍三公曰今令月吉
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
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赦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
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
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
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閭陋奉承大業親執圭
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寧天下
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弘大道被之八極而

嗣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旦之謀盥洗進爵蹶蹈惟
慙素性頑鄙臨事益懼其令天下自殊死以下皆赦除
之百僚師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
人

班固東都賦明堂詩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王宗祀
穆穆煌煌上帝宴享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
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
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
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

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章帝建初三年宗祀明堂禮畢登靈臺望雲物

元和二年二月幸泰山柴告岱宗進幸奉高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

安帝延光三年東巡泰山祀汶上明堂如元和二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和帝永元五年祀五帝於明堂遂登靈臺望雲物

順帝永和元年宗祀明堂登靈臺改元大赦

漢安元年正月宗祀明堂大赦改元

靈帝初黃門朱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帝誅之既殺武等詔太官給塞具塞報祀也

賽通用

東漢制明堂及靈臺令各一人掌守明堂靈臺掌候

日月星氣皆屬太史東漢明堂制上圓下方法天八地

窻四閨法八風四時九室十二座法九州十二月三十六戶七十

二牖法三十六旬七十二候

魏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

帝祝稱天子臣某齊王亦行其禮
晉武帝太始元年二月丁丑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
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
而已

晉明堂裴頡議立只爲一殿八掌帝則堂靈臺掌刻
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帝位

晉初以文帝配後復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其餘
無所變革是則郊與明堂同配異配參差不同矣摯
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卽
上帝帝卽天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

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
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
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
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玉牲並
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
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
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
在上古生爲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
火少昊配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
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以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或以為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
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庚午詔書明堂及南郊
除五帝之位惟祀天神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
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
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江左以後未遑
脩建

晉傅元製天地郊明堂夕牲歌一

神歌一

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正月後辛祀明堂車服之儀

率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袞冕時孫者之議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祀

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為皇天之位明堂為上帝之廟故徐邈以配之為言必有神主郊為天壇則明堂非文廟矣時議帝親奉今親祀北郊明年正月辛祀昊天次辛祀后土後辛祀明堂

宋孝武大明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

饗祭皇天上帝鼎俎爓簋一依太廟禮堂制但作大殿

屋十二間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文飾雕畫而已時有

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元注禮義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晉侍中裴頠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裴頠所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一

齊高帝建元元年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

明堂制五室時從王

明帝崇昌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

列嚴祀鄭元注義亦據兼享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

僕射王晏議若用鄭元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

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殷薦上帝

元屬武帝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

梁祀五帝於明堂服大裘冕罇以瓦俎豆以純漆牲以

特牛餼膳準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宜以薦郊所

無者從省除五配五帝行禮自東階升先春郊帝為始

止一獻清酒停三獻及灌事儀曹郎朱異議祀明堂改

獻禮云朝踐用太罇鄭元云太罇瓦也有虞氏瓦罇此

皆是宗廟猶以質素况在明堂理不容象罇也郊祀貴

質器用陶匏宗廟貴文誠宜雕俎明堂之禮於郊為文

此廟為質請改器用純漆庶合文質之衷舊儀鬯灌求

神初獻清酒次醑終醲禮畢太祝取俎上祭肉當御前

以授俎五帝天神不可求之於地二郊主祭無授肉之

禮請停三獻灌鬯及授俎之法止於一獻清酒舊用太

牢按郊用繭栗詩云祀文王於明堂有維羊維牛良由

周監二代其義貴文明堂方郊未為極質故特用三牲

今斟酌百王義存通典蔬菓之薦雖符周禮而牲牢之

用宜遵夏殷請自今其堂制十二年毀宋太極殿以其

明堂牲用特牛從之

材構明堂十二間皆準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天座悉
南向東來第一青帝五帝依次而列又五人帝配饗在
阼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為小殿五間以為五佐室焉帝
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總義在郊之祭五帝則是別義宗
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義非配五若皆配五
則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無室朱异以月令天子居明
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或
闕帝又曰鄭元義聽朔必在明堂此則人神混淆莊敬
道廢春秋左氏傳云介居二大國之間此云左右个者

乾隆十二年校刊

文獻通考卷三郊社六

三

謂祀帝室南又有小室亦號明堂分爲三處聽朔既有
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宮之內明堂之外人神有別差
無相干其議是非莫定初尚未改十二年太常丞虞
復引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爲高下修廣之數堂崇一
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非謂五帝皆階五
於是毀宋太極殿爲明堂十二間祭五帝俱是虞夏宗
梁明堂送神誠雅一曲四言正明堂編歌五帝登歌
五曲四言一帝正帝於天而祭又正八帝而祭五
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太牢粢盛六飯鉶羹
蔬備薦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室制殿屋十
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
居坤維而配享坐依梁法
後魏文帝太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改營太廟遷洛

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
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叉執政遂營九室值
代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會殿而不論合古然則
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其以來當謂之備不一至
後周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並竟不成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議立明堂繁役不就終隋代季秋
祀五方上帝於雩壇上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
帝之左太祖在太昊南西向五官在庭各依其方牲用
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於青帝及太祖自餘
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

如南郊禮時禮部尚書牛弘定議造明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樣重櫓復屋五房四達丈尺規矩皆有準憲帝命有司規兆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煬帝大業年中愷又奏之以他役繁興遂寢之大吳南西向正官中與各如其式

唐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以元帝配五人帝五官並從祀迄於貞觀之末竟未議立明堂季秋大享則於園丘行事京不效

新唐書禮樂志明堂自漢以來諸儒之論不一至於莫知所從則一切臨時增損而不能合古然推其本旨要於布政交神於王者尊嚴之居而已其制作何必與古同然為之者至於無所據依乃引

天地四時風氣乾坤五行數象之類以為倣象而眾說亦不克成隋無明堂而季秋大享常寓雩壇

唐高祖太宗時寓於園丘貞觀中禮部尚書豆盧寬等議從昆侖道上層以祭天下層以布政而太

子中允孔穎達以為非穎達大畧謂六藝羣書皆訓基上曰堂樓上曰觀未

問重樓之上而有明堂又明堂法天聖王示儉今若飛樓架道浮閣凌空不合古言又古者敬重大事與祭相似是以朝覲祭祀並在於廟若樓上祭祖樓下視朝閣道升樓路便窄隘乘輦則接神不敬步陟則勞動聖躬侍衛在旁侍中魏徵請為五百司供奉求之經誥全無此理

室重屋上圓下方上以祭天下以布政謂前世儒者所言雖異而以為如此者多同至於高下廣狹

丈尺之制可以因事制宜也祕書監顏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爲王者之常居爾其青陽總章元堂太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韉禮高禘九門磔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大戴禮曰在近郊又曰文王之廟也此奚足信哉且門有臯庫豈知施於郊野謂宜近在宮中徵及師古皆當時名儒其論止於如此

高宗永徽二年奉太宗配祀明堂有司遂請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

顯慶元年詔以高祖配園丘太宗配明堂

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伏羲五代本配五郊參之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追奉太宗以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遷祀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復亦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謹按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尋歷代禮儀且無父子同配明堂之義唯祭法云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元注曰禘郊宗祖謂祭祀以

配食也禘謂祭昊天於圜丘郊謂祭上帝於南郊祖
宗謂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此注乃以宗祖合
爲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衽配祠良爲謬矣故
王肅駁之臣謹上考殷周下洎貞觀並無一代兩帝
同配於明堂伏惟高祖太武皇帝躬受天命奄有神
州創制改物體元居正爲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文
武皇帝道格上元功清下贖拯率土之塗炭布大造
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上帝從之
乾封初詔明堂仍祭五方上帝依鄭元義
儀鳳二年太常少卿韋萬碩奏曰明堂大饗準古禮

鄭元義祀五天帝王肅義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義
祀五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上上帝奉乾封二年
敕祀五帝又奉制兼祀昊天上上帝又奉三元三年三
月敕五祀行用已久並依貞觀年禮爲定又奉去年
敕並依周禮行事今用樂須定所祀之神未審依定
何禮臣以去年十二月錄奏至今未奉進止所以樂
章不定上及宰臣並不能斷乃詔尚書省召學者更
參議之事仍不定自此明堂大饗兼用貞觀顯慶二
禮禮司益無憑準

高宗改元總章分萬年縣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

者紛然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帝依兩議以帟幕爲之與公卿臨觀而議益不一乃下詔率意班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鴟尾其言益不經而明堂卒不能立上內出九室樣更令有司損益之有司奏言內樣堂基三重每基階各十二上基方九雉八角高一尺中基方三百尺高一筵下基方三百六十尺高一丈二尺上基象黃琮爲八角四面安十二階請從內樣爲定基高下仍請準周制高九尺其方共作司約準百四十八尺中基下基望並不用又內樣室各方三筵開四闔八窻屋圓楣徑二百九十一尺按季秋大饗

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於太室若四時迎氣之祀則各於其方之室其安置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三相重太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二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等室各長六丈以應太室闊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間並通巷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巷在堂上總方一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屋圓楣檐或爲未允請據鄭元盧植等說以前梁爲楣其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楣之下所施圓柱旁出九宮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

共作司約準面別各餘一丈一尺內樣室別四闔八
窻檢與古合請依爲定其戶仍在外設而不開內樣
外有柱三十六每柱十梁內有七間柱根以上至梁
高三丈梁已上至屋峻起計高八十一尺上圓下方
飛檐應規請依內樣爲定其蓋屋形制仍望據考工
記改爲四阿并依禮加重檐準太廟安鷗尾堂四向
五色請依周禮白盛爲便其四向各隨方色請施四
垣及四門辟雍按大戴禮及前代說辟雍多無水廣
內徑之數蔡邕云水廣二十四丈四周於外三輔黃
圖云水廣四周與蔡邕不異仍云水外周堤又張衡

文東京賦稱造舟爲梁禮記明堂陰陽錄水左旋以象
天商量水廣二十四丈恐傷於闊今請減爲二十四
步垣外量取周足仍依故事造舟爲梁其外周以圓
堤并取陰陽水行左旋之制殿垣按三輔黃圖殿垣
四周方在水內高不蔽日殿門去殿七十二步准今
行事陳設猶恐窄小其方垣四門去堂步數請準太
廟南門去廟基遠近爲制仍立四門八觀依太廟門
別各安三門施元闔四角造三重魏闕自後羣儒分
競各執異議九室五室俱有依憑上令所司於觀德
殿前依兩議張設上觀之謂公卿曰明堂之制自古

有之議者不同所以未造今令張設兩議公等以何者為宜工部尚書閻立德奏曰兩議不同俱有典故九室自暗五室自明取舍之宜斷在聖慮止亦以五室為便後以制度未定而止設為階四立四門八階對六門

四圍式室木內高不滿日燭門去幾十十二步今
其共取創製木許式式之階幾門三轉黃圖幾
步此代量取似與內外均專設所為梁其外周以圓
天商量木周二十四女怒與外關今請為二十四
文獻通考卷第七十

文獻通考卷第七十四

帝廟鄱陽人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七

永昌明堂

武后臨朝垂拱元年郊丘明堂諸祭以高祖太宗高宗

並配

詳見郊祀門

四年毀乾元殿於其地作明堂明堂成高

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層下層法四時各隨方
色中層法十二辰上為圓蓋九龍捧之上層法二十四
氣亦為圓蓋上施鐵鳳高一丈飾以黃金中有巨木十
圍上下通貫栴檀檟藉以為本下施鐵渠為辟雍之

象號曰萬象神宮宴賜羣臣赦天下縱民入觀改河南
爲合宮縣又於明堂北起天堂五級以貯大像至三級
則俯視明堂矣僧懷義以功拜左威衛大將軍梁國公
侍御史王求禮上書曰古之明堂茅茨不剪采椽不斲
今者飾以珠玉圖以丹青鐵鸞入雲金龍隱霧昔殷辛
瓊臺夏癸瑤室無以加也太后不報

永昌元年正月朔大享萬像神宮太后服袞冕搢大圭
執鎮圭爲初獻皇帝爲亞獻太子爲終獻先詣昊天
上帝座次高祖太宗高宗次魏國先王次五方帝座太后
御明堂受朝賀布政於明堂復御明堂享羣臣

天授二年革命

以武氏祖宗配享明
堂唐三帝亦同配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親享明堂合祭天地以高宗配季
秋大享復就園丘行事

元宗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
明堂有乖典制遂圻依舊造乾元殿每臨御依正殿禮
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
大享依舊於園丘行事

十年復題乾元殿爲明堂而不行享禮

二十年季秋大享於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配又以
五方帝五官從祀邊豆罇壘之數與雩禮同

二十五五年駕在西京詔將作大匠康詵素詣東都毀武
后所創明堂詵素言則天時以木爲瓦夾紵漆之毀之
勞人乃去其上層易以真瓦依舊改爲乾元殿自是迄
唐之世季秋大享皆寓園丘

代宗永泰二年禮儀使杜鴻漸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
天上帝請以肅宗配制可

憲宗元和元年太常禮院奏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
帝今太廟祔享禮畢大享之日准禮合奉皇考順宗配
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十五年時穆宗已即位禮院奏大享明堂案禮文皇考配坐今

奉憲宗配神作主詔曰敬依典禮

唐開元禮南西向園丘儀六尺前一曰奉獻

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儀

將祀有司中且如別儀前祀七日戒誓百官皇帝散齋

致齋並如園丘儀祀官齋戒同

陳設園丘儀東門之內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明堂東門之外道北尚

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

在左武官在右俱北向諸祀官次於璧水東門之外道

南從祀官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

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鄴公於璧
水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鄴公西西方

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褒聖侯於

文武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文武官之後
攝事無大次已下儀守宮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璧水

東門外道南設陳饌幔於璧水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前

祀三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明堂前庭如園丘之儀

右校清掃明堂內官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樂
懸之南方

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

御位堂之東南西向設祀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

攝事設祀官公卿
位於明堂東南執事者位於公卿之後近南每等異

位俱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堂下一位在東南西

向一位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

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堂上午

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攝事於此下便
設望燎位於柴

壇之北南向無太祝已
下至褒聖侯之位也太祝奉玉帛位於柴壇之南皆

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蕃

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鄴公位

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已上於介公鄴公之後西

方北方蕃客於武官之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

其褒聖侯於文武三品之下若有
諸州使人分位各於文武官之後又設祀官及從祀羣

官等門外位於東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腍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南上牲數如雩祀之儀設酒罇之位明堂之上下昊天上帝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壘二在室內神座之左象罇二壘二在堂上神座之左五方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壘一各於室內神座之左內向五帝各著罇二在堂上各於神座之左俱內向五官各象罇二在階下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

堂上之罇皆於階下之罇皆藉以席俱加勺羃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東階東南攝設祀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壘水在洗東篚在洗官洗

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五官壘洗篚羃各於酒罇之左俱右

向其執罇壘篚羃者各位於其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堂之上下罇坫之間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明堂太室之內中央南向席以藁秸設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於上帝之東南西向席以莞設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席皆以藁秸設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顓頊之座各於五方帝之左俱內向差退若非明堂五室皆如雩祀圜丘設座之禮設五官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

鑾駕出宮

並如園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其設罇壘玉帛升行
 掃除門外位儀舞人就位皇帝出行宮之次羣官入就
 位近侍臣陪從儀並同園丘攝事亦如園丘皇帝至版位西向
 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
 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
 諸獻官俱詣東陛升堂立於罇所太祝與獻官皆跪取
 玉幣於筐立於東南隅西向北上五方帝五配帝太祝

立於西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官諸太祝及獻官又

取幣於筐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

皆奏太和之樂皇帝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

量人從升已下皆如之攝則謁者引太尉升南陛奠玉帛皇帝升堂北面立樂

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

搢鎮圭受玉帛凡受物皆搢鎮圭奠訖執圭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

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

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面五方帝之太

祝奉玉帛各奠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訖太祝又以

配帝之幣授侍中攝事皆謁者贊授太尉上下皆然侍中奉幣西向進

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面跪奠於睿宗大聖真
皇帝神位前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五
帝之獻官各奠幣於神座各還五官之祝次奠幣神座
各還罇所皇帝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
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皆
奉毛血之豆立於堂下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
階升諸太祝迎取於堂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
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罇爵一如園丘之儀

攝

太尉既升奠

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一人持版

進於皇帝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

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

攝事云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

昊

天上帝惟神覆燾羣生陶甄庶類不言而信普博無私

謹擇元辰祇率恒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

祀式展誠敬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尚享訖

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天帝神

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

所執罇者舉罇侍中取爵於坩進引皇帝受爵侍中贊

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睿宗大聖真皇帝座

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
謁者五人引五方帝之太祝詣壘洗盥手俱取匏於坫
酌汎齊各進奠於其神座前還罇所樂止配帝太祝一
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
月朔日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考睿宗
大聖真皇帝祇率舊章肅恭恒禮敬致禋祀於昊天
上帝惟皇考德光宇宙道叶乾元申錫無疆實膺嚴配謹
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恭明薦侑神作主尚享訖興
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
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南方北向立樂作

其飲福還宮並如園丘儀

攝事亦同
雩祀攝事

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聖真皇帝配座又以

五方帝五帝五官從祀

邊豆等如冬
至都七十座

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園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
祀季秋大享凡四祭昊天上帝

太宗雍熙元年以太祖配上帝

淳化四年詔季秋大享以宣祖配

真宗時季秋大享以太祖配

仁宗時季秋大享以真宗配

皇祐二年秋九月辛亥大享明堂三聖並侑

先是宋庠建議以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避因請季秋大享於明堂詔從之上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天子路寢今大慶殿是也况明道初已合祭天地於此乃下詔以大慶殿爲明堂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祠已藏宗正寺

判太常寺兼儀事宋祁等檢詳典禮條請一據明堂制有五室當大享時卽設昊天上帝座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位於上帝東南西向青帝室在東西向赤帝室在南北向黃帝在太室內少西南北向白帝

室在西東向黑帝室在北南向今大慶殿初無五室欲權爲幔室以准古制每室爲四戶八牖或不爲幔室卽止依方設版位於禮亦不至妨闕其五神位卽設於庭中東南一明堂古制南面三階三面各二階今大慶殿唯南向一面有兩階其三面之制卽難備設欲於南向權設五階以備乘輿登降一明堂大享唯真宗崇配據禮合止告一室伏緣乘輿入廟仰對列聖若專享一室禮未厭情今欲罷有司今年孟秋時享請皇帝親行朝享之禮卽七室皆徧可盡恭虔於禮爲便其真宗室祝冊兼告崇配之意自餘

齋宿如南郊之儀。一南郊禮畢自大次輦還帷宮
鈞容鼓吹導引自帷宮還內諸營兵夾路鼓吹奉迎
今明堂禮畢還文德殿以須旦明登樓肆赦緣宮禁
地近難用鈞容鼓吹其鈞容合在宣德門外排列營
兵鼓吹合在馳道左右排列欲候禮成乘輿離大次
還文德殿時自內傳呼出外計鈞容及諸營鼓吹一
時振作俟乘輿至文德殿御幄卽傳呼令罷

太常禮院言昨赴大慶殿詳度陳列天地以下神位
今參比郊壇壇兆上下位敘如左殿上五室內太室
中北昊天上帝位皇地祇在左皆南面太祖太宗真

宗位在東西向黃帝在太室中西南北面人帝在左
少退青帝赤帝白帝黑帝各從本室人帝在左少退

神州地祇日月北極天皇大帝並設於五室之間其

位少退

五帝神州日月北極天
皇帝郊壇爲第一龕位

五官勾芒以下設於

明堂庭中少東南別爲露幄五緯十二次紫微垣內

官五方嶽鎮海瀆歲星真枵鈞星以下七十二位於

東西夾廡下版設

於郊壇爲
第二龕位

二十八舍黃道內天官

角宿攝提五方山林川澤以下一百七十九位於丹

墀龍墀道東西版設

於郊壇爲
第三龕位

黃道外天官及衆星

五方墳衍原隰以下四百九十六位並東西廡周環

殿後版設以北爲上於郊壇爲內外位倣古明堂之制又稍與壇壝位敘相類及令修內司并少府司天監量廣深丈尺約陳列祭器不至併隘如得允當望下司天監繪圖以進

詔曰國朝三歲親郊卽合祭天地祖宗並配而百神從祀今祀明堂而禮官所定祭天不及地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且移郊爲大享蓋爲民祈福宜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地祇亦親獻之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園丘從祀因謂輔臣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今禮官習拘儒之舊

傳昧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正帝先是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范仲淹建言祀明堂曠禮宜召元老舊德陪位於庭乃詔南京起太子太保杜衍西京起太子少傅任布陪祀且供帳都亭驛待之既而二人皆以老疾力辭不至遂賜衣帶器幣自後每遇大禮而前兩府致仕者率有詔召焉然亦無至者刻言皇極參取南校百轉之立不熟疏去宜收訖

嘉祿按宋初雖有季秋大享明堂之禮然未嘗親祠只命有司攝事沿隋唐舊制寓祭南郊壇至仁宗皇祐二年始以大慶殿爲明堂合祭天地三聖並侑

百神從事一如園丘南郊之儀蓋當舉郊祀之歲而移其禮用之於明堂故不容不重其事也

嘉祐六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奉真宗配未嘗陳設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前一日親享太廟當時嘗停孟冬之薦考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享今以配天而亦罷是皆變於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三禮五帝無親

獻儀舊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並行分獻以待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座於禮爲允詔恭依而五方帝亦行親獻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專頭一天

宋祁奏臣切見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天惟一神以五帝爲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胡據而爲說云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享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一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庭中以武王配號曰祖宗禮

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施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爲法威仰在卯西面燦怒在午北面招拒在酉東面叶光紀在子南面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勾芒祝融后土蓐收元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皞之南位如主人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向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用十牲文王武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將篇曰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專配一天爲之主主足爲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

英宗治平元年冬十月詔明堂奉仁宗配

時禮院奏乞與兩制同議仁宗皇帝配侑明堂錢公輔等奏曰三代之法郊以祭天而明堂以祭五帝郊之祭以始封之祖有聖人之功者配焉明堂之祭以創業繼體之君有聖人之德者配焉故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也以成王言之則嚴祖也後世失禮不足考據請一以周事言之臣切謂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也則創業之君是爲太祖矣太祖

則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也此一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也真宗則周之武王宗乎廟而不祧者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武王也仁宗則周之成王也雖有配天之功而無配天之祭亦未聞康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於成王也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下至於兩漢去聖甚遠明堂配祭東漢爲得在西漢時則孝武始營明堂而以高帝配之其

後又以景帝配之孝武之後無聞焉在東漢時則孝明始建明堂而以光武配其後孝章孝安之後無聞焉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及時異事遷而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此最爲近古而合乎禮者也有唐始在孝和時則以高宗配之在明皇時則以睿宗配之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之禮官杜鴻漸王涯輩皆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於今牢不可破當仁宗之初倘有建是論者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當時無一人言者故使宗周之典禮不明於聖代而有唐之曲學流弊乎後人願陛下

深詔有司博謀羣賢使配天之祭不膠於嚴父而嚴
父之道不專乎配天循宗周之典禮替有唐之曲學
治平元年正月止於是又詔臺諫及講讀官與兩制
再詳定以聞孫抃等奏議曰仁宗繼體保成置天
下於大安者四十二年功德於人可謂極矣今祔廟
之始遂抑而不得配上帝之享甚非所以宣章陛下
爲後嚴父之大孝景司馬光等奏曰臣等竊以孝子
之心誰不欲尊其父者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
也故祖已訓高宗曰祀無豐於昵孔子與孟懿子論
孝亦曰祭之以禮然則事親者不以數祭爲孝者貴

於得禮而已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
以是觀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及造有區夏者皆
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其德業
非不美也然而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孝
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孔子以周公
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
也故引之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之問而
已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以父配天然後爲孝也近
世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五帝此乃誤識孝經之意
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也景祐二年仁宗詔禮

院官稽案禮典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以太祖爲
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爲帝者之宗比周
之文武然則祀真宗於明堂以配五帝亦未失古禮
今仁宗雖豐功美德洽於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
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明堂恐於祭法不合必
若此行之不獨乖違典禮恐亦非仁宗意也臣等竊
謂宜遵舊以真宗配五帝於明堂爲便詔從孫抃等
議以仁宗配享明堂

或問朱子曰我將之詩乃祀文王於明堂之樂章
詩傳以爲物成形於帝人成形於父故季秋祀帝

於明堂而以父配之取其成物之時也此乃周公
以義起之非古制也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
邪以時王之父配邪曰諸儒正持此二議至今不
決看來只得以文王配且周公所制之禮不知在
武王之時在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
祖也亦自可見又問繼周者如何曰只得以有功
之祖配之間周公郊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
堂以配上帝此說如何曰此是周公創立一箇法
如此將文王配明堂未爲定例以后稷配郊推之
自可見後來妄將嚴父之說亂了

治平四年七月時神宗已即位翰林學士承旨張方平等言季

秋大享明堂請以英宗皇帝配神作主以合嚴父之義

詔恭依

熙寧四年六月詔以今年季秋有事於明堂冬至更不

行南郊之禮恩賞就明堂禮畢施行

太常禮院言親祀明堂惟昊天上帝英宗皇帝及五

方帝並皇帝親獻五人帝五官神位即命分獻從之

元豐三年詔歷代以來合宮所配雜以先儒六天之說

朕甚不取將來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餘從祀

羣神悉罷

詳定郊廟奉祀禮文所詳定謹按周禮有稱昊天上帝

帝有稱上帝以義推之稱昊天上帝者一帝而已如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之類是

也稱上帝者昊天上帝及五帝如類造上帝封於大

神之類是也稱五帝者昊天上帝不與如祀五帝則

張大次小次之類也繇是而言則經所謂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者與周禮所稱上帝同矣其將來

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

修入儀注并據知太常禮院趙居錫楊傑王仲修檢

討楊完何珣直狀謹按周禮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

則張瓊案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矣則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考之易詩書所稱上帝非一易曰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又曰上帝是祗書曰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又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如此類者豈可皆以五帝而言之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至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爲非遂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座而已唐顯慶禮亦止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今大享在近議者猶以謂上帝可以及五帝請如聖詔祀英宗皇帝於明堂惟以配上帝至誠精禋以稱皇帝嚴父之意詔如趙君錫等所議

楊氏曰愚按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註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然則上帝之與五帝同乎異乎山陰黃度曰昊天上帝者天之大名也五帝分王於四時者也周人祀天於圜丘祀上帝於明堂皆報本也祀五帝於四郊所以致其生物之功也大宗伯言禋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祀五帝義可知矣由此

觀之則明堂祀上帝者祀天也非祀五帝也而註
疏家言明堂者皆曰祀五帝其說何從始乎遭秦
滅學專用夷禮漢興襲秦四時增之爲五時自是
以後郊祀用新垣平之言則祠五帝明堂用公玉
帶之言則祀五帝皆以五時爲主不知有上帝五
帝之分也成帝卽位用匡衡之說改郊祀明年衡
坐事免官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祠者遂復甘泉
以秦時及雍五時如故夫明堂祀五帝自武帝首行
之光武中興以後始建明堂明帝章帝安帝遵行
不變大抵以武帝汶上明堂爲法不知周人祀上

帝於明堂之意矣是故漢儒之註釋明堂者皆云
祀五帝蓋其見聞習熟然也其後晉泰始中有言
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只設昊天上帝一位未幾
韓楊建言以漢魏故事兼祀五帝無祀一天者竟
復明堂五帝位是又習熟漢魏故事而然也抑又
有甚焉者唐開元中王仲邱奏謂禋享上帝有合
經義而五帝並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大
享之義本朝皇祐中宋祁奏以上帝五帝二禮並
存以明聖人尊天奉神之義不敢有所裁抑夫祀
上帝於明堂周禮也祀五帝於明堂漢禮也合周

漢而並用之既並祀五帝又祀上帝其義何居是說也創於王仲邱襲於宋祁後之言禮者習熟見聞又將循此以爲不易之典甚矣知天之學不明諸儒惑於古今同異而莫知所決行之既久而莫覺其誤也肆我神祖聖學高明洞見周人明堂以文王配上帝之深意屏黜邪說斷然行之不以爲疑非聰明睿智不惑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哉昔者詳定禮文所言祀帝於南郊以天道事之享帝於明堂以人道事之以天道事之則雖配帝用犢禮所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也以人道事之則雖天帝用

太牢詩所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是也梁儀曹郎朱异請明堂用特牛故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謂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皇祐大享明堂用犢七以薦上帝配五方帝用豕各五以薦五人帝熙寧中禮院議昊天上帝配帝用犢與羊豕各一五帝五人用犢與羊豕各五皆未應禮今明堂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請用牛羊豕各一六月太常禮院言今年明堂尚在慈聖光獻皇后三年之內請如熙寧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樂鹵簿鼓吹宮架皆備而不作從之是後凡國有故皆用此制

又言按晉摯虞議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咸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開元開寶禮及見行儀注明堂之享席用藁鞞器陶匏並與郊祀無別殊非所謂禮同人理配以近考之意請以莞席代藁鞞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二豆登簋俎罇罍並用宗廟之器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吏部尚書呂大防等請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詔以季秋擇日有事於明堂

九月辛酉帝大享於明堂詔明堂禮畢御紫宸殿羣臣起居不奏祥瑞御樓惟行肆赦儀稱賀並罷以太

宣常寺言司馬光薨故也

四年九月辛巳大享於明堂禮畢詣景靈宮及寺觀恭謝與外間中以華出西次殿請詣

先時三省言按天聖五年南郊故事禮畢行勞酒之禮如元會之儀今明堂禮畢請太皇太后御會慶殿皇帝於簾內行恭謝之禮百僚稱賀訖宣羣官升殿賜酒太皇太后不許詔曰皇帝臨御海內晏安五經季秋再講宗祀以享天心顧吾何功獲被斯福今有司因天聖之故事修會慶之盛禮將俾文武稱慶於庭吾自臨決萬機祇畏豈以菲薄之德自比章獻之

明矧復皇帝致賀於禁中羣臣奉表於闈左禮文既具夫又何求前朝舊儀吾不敢受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內東門拜表晉何也鄭蘇詠合音六年太常博士趙叡言本朝親享之禮自明道以來卽大慶殿以爲明堂至於有司攝事之所乃尚御於園丘竊見南郊齋宮有望祭殿請就行禮從之司時會禮徽宗崇寧四年詔營建明堂已度地鳩工俟過來歲取旨興役明年以彗出西方遂詔罷之政和三年八月詔立明堂於太內之丙地徙祕書省於宣德門之東以其地爲之

詔明堂之制朕取考正互見之文得其制作之本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窻考夏后氏之制名曰世室又曰堂者則世室非廟堂修二七廣四修一則度以六尺之步其堂修十四步廣十七步之半又曰五室三四步四三尺者四步益四尺中央土室也三步益三尺木火金水四室也每室四戶戶兩夾窻此夏后氏之制也商人重屋堂修七尋崇三尺四阿重屋商人名曰重屋而又曰堂者非寢也度以八尺之尋其堂修七尋又曰四阿重屋者阿屋之曲也重者屋之複也則

商人有四隅之阿四柱複屋則知下方也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三代之制不相襲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則知皆堂也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者九筵則東西長七筵則南北狹所以象天則知上圓也夏商周之名雖不相襲其制則一唯步尋筵廣狹不同而已考工記所言三代之制亦各互見朕取夏后氏益土室之度兼商人四阿重屋之制從周人度以九尺之筵上圓象天下方象地四戶以合四序八窻以應八節五室以聚五行十二堂以聽十二朔九階四阿每室四戶夾以八窻

兼三代之制黜諸儒之臆說享帝嚴父聽朔布政於一堂之上於古皆合其制大備宜令明堂使司遵圖建立於是內出明堂圖式於崇政殿宣示百官命蔡京爲明堂使蔡攸討論指畫制度蔡條蔡翬宋昇參詳梁師成爲都監童師敏爲承受以開封尹盛章彈壓兵匠章罷以王革代之復以章爲參詳八月甲寅開局興工日役萬人仍差天武捧日兵士二十巡檢蔡京言三代之制世室重屋明堂修廣不相襲夏度以六尺之步商度以八尺之尋而周以九尺之筵世每近制每廣今若以二筵爲太室方一丈八尺則室

之中設版位禮器已不可容理當增廣今從周之制以九尺之筵爲度太室修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共爲九筵木火金水四室各修三筵益四五三丈一尺五寸廣四筵三丈六尺共七筵益四尺五寸十二堂古無修廣之數今亦度以九尺之筵明堂元堂各修四筵三丈六尺廣五筵四丈五尺左右各修廣四筵三丈六尺青陽總章各修廣四筵三丈六尺左右各修四筵三丈六尺廣三筵益四五三丈六尺堂柱外基各一筵九尺堂總修一十九筵一十七丈一尺廣二十一筵一十八丈九尺蔡攸言明堂五門廊廡蓋以素瓦而門堂則以琉璃其地則隨

所向而砌以五色之石欄楯柱端以銅爲辟邪之象而飾以五方所向之色八窻八柱則以青黃綠相間堂室柱門欄柱並以丹雘塗之堂階爲三級每級崇三尺共爲一筵改火珠爲雲龍之象堦庭植松梓檜之木宮門不設戟而殿隅並垂鈴云詔以元堂犯聖祖之諱取平在朔易之義改爲平朔門亦如之仍改敷右門曰左敷佑左承天門曰右敷佑承天門曰平秩更衣大次曰齋明殿其明堂青陽總章元堂太室五門並御書榜之

七年明堂成有司請頒常視朔聽朝詔明堂專以配帝

嚴父餘悉移於大慶文德殿羣臣五表陳請乃從之
禮制局列上明堂七議一曰古者朔必告廟示不敢
專請視朝聽朔必先奏告以見繼述之意二曰古者
天子負辰南鄉以朝諸侯聽朔則各隨其方請自今
御明堂正南鄉之位布政則隨月而御堂其閏月則
居門焉三日禮記月令天子居青陽總章每月異禮
請稽月令十二堂之制修定時令使有司奉而行之
四日月令以季秋之月爲來歲受朔之日請以每歲
十月於明堂受新歷退而頒之郡國五日古者天子
負辰公侯伯子男蠻夷戎狄四塞之國各以內外尊

卑爲位請自今元正冬至及朝會並御明堂遼使依
賓禮蕃國各隨其方立於四門之外六曰古者以明
堂爲布政之宮自今若有御札手詔並請先於明堂
宣示然後榜之廟堂頒之天下七曰赦書德音舊制
宣於文德殿自今請非御樓肆赦並請於明堂宣讀
九月詔頒朔布政自十月爲始其月皇帝御明堂平
朔左个頒天運政治及八年戊戌歲運歷數於天下
百官常服立明堂下乘輿自內殿出負辰坐於明堂
大晟樂作百官朝於堂下大臣陞階進呈所頒布時
令左右丞一員跪請付外施行宰相承制可之左右

丞乃下授頒政官頒政官受而讀之訖出閤門奏禮畢皇帝降御座百官乃退自是以爲常
重和元年九月辛卯大享明堂併祀五帝
初禮部尙書許光凝等言月令季秋大享帝說者謂徧祭五帝也曲禮大享不問卜說者謂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周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誓戒說者謂祀五帝於四郊及明堂而王安石以謂五帝者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惟其爲五精之君故分位於五室惟其爲昊天之佐故與享於明堂自神宗下詔惟以英宗配上帝而悉去從祀羣神陛下肇新宏規季

秋大享位五帝於其室旣無以禴槩配之嫌止祀五帝又無羣神從祀之黷則神宗黜六天於前陛下正五室於後其揆一也從之乃詔從祀五帝

禮制局言祀天神於冬至祀地示於夏至乃有常日無所事卜季秋大享帝以先王配則有常月而未有常日禮不卜常祀而卜其日蓋月有上辛次辛謀及卜筮所以極嚴恭之意也請明堂以吉辛爲正

詔每歲季秋大享親祠明堂罷有司攝事又詔明堂近在宮城秋享實薦時事行之久遠宜極簡嚴其每歲季秋親祠如孟月朝獻禮更不差五使儀仗等自

是迄宣和末歲行親享之禮云不若正郊禮於郊自
高宗紹興元年上合祭天地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祀
禮畢不受賀文武百官拜表稱賀如儀以嗣濮王仲湜
爲亞獻右監門衛大將軍信州防禦使令話爲終獻
時禮部尙書秦檜等言伏覩建炎恭行郊祀之禮其
時儀文制度與夫衣服器皿之類已不能如禮明年
渡江國步愈艱今歲復當郊祀謹按冬祀大禮神位
六百九十行事官六百七十餘員而鹵簿儀仗輿輦
宮架祭器法服散失殆盡及景靈宮太廟行事與登
門肆眚等禮不可悉行至於祫享親詣宗廟行禮又

不及天地惟宗祀明堂似乎簡易苟朝廷深原禮意
采先儒之說漢武帝孝章之制而畧其嚴父之文志
存享帝而不拘於制度之末獨明堂之禮尙或可行
乞博採羣議令有司參考典禮以聞文王昭祭於
禮部尙書胡直孺議曰謹按百王之禮沿革不同而
祀天地於郊丘祀上帝於明堂祫享祖宗於太廟此
三者萬世不易之禮惟仁宗皇祐時大享明堂合祭
天地並侑祖宗徧禮百神聖訓有禮緣人情之語而
文彥博以仁祖爲能達禮之情適禮之變由此觀之
皇祐祀典本非爲萬世不易之禮也國朝配祀初無

定制自英宗皇帝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之
以爲紕祖進父然卒不能奪王珪孫抃之詔辭其後
神宗皇帝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時成王以文王爲
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王安石亦以誤引孝經嚴
父之文惜乎不能將順生意以辨正典禮謹按聖宋
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是也太祖則
周之后稷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
明堂者也此二祭者萬世不遷之法皇祐宗祀合祭
天地固宜以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於嚴父故配帝
并及於真宗今主上紹膺大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

爲祖廟獨躋則患在於無名並配則幾同於祫享又
從祀百神在於明堂本非典禮或升或黜慢瀆爲多
今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祇於
明堂奉太祖太宗以配天惟禮專而事簡庶幾可以
致力於神明然後申飭攸司各揚乃職犧牲必成粢
盛必潔衣服必備以盡其所以致力於神之意則一
朝大典豈特施於艱難之時情文粗稱雖萬世行之
可也是時太常少卿蘇遲等則請用皇祐詔書之意
兼采景祐禮官之請卽常御殿南向西上設昊天上
帝皇地祇位西向北上設太祖太宗真宗神位於殿

之東廡設圓丘第乙龕九位於殿之西廡設方澤第一成一十六位庶幾誠意可展儀物可備如以不徧及列聖爲未足則大禮前一日有親詣太廟之文今神主在溫州恐當命大臣於某處攝行祀事如以不徧及百神爲未足則請卽行在天慶觀之大享後擇一日取祖宗大禮旣畢恭謝之文亦命大臣簡其儀物悉舉以告亦足以盡祈報之心詔依禮部新儀一遵皇祐二年詔書仍以明堂大禮爲稱於常御殿設位行禮

位行禮

禮部言準詔參酌皇祐詔書合祭天地於明堂奉太

祖太宗以配合用神位四位元係御筆明金青字出雕木縷金五綵裝蓮花戲龍座黃紗明金罩子黃羅夾軟罩子黃羅襯褥朱紅漆腰捍套匣黃羅夾帕事

件全昨緣揚州渡江失去乞下所屬製造從之

四年九月有事於明堂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配兼祀

百神

先時有司請議郊祀明堂祫享之宜禮部侍郎陳與義議曰臣切考國家大祀天子躬行者有南郊有明堂有祫祭有恭謝古者爲郊之制在國之南五十里蓋謂國都之南也陛下駐蹕於此非建都之地置設

壇壝固無其所建炎戊申舉是禮於維揚者是時以
火德嗣興大統復集卽位之初不可以不見帝以禮
從權非必襲用而況鹵簿儀物渡江散盡疆陲戎事
歲晚多虞則南郊之禮在今日固不敢輕議者也國
步未定之際奉安廟祔權在永嘉旣已累年若欲移
四徙以便親祠懼失在天神靈之意則禘祭之禮在今
日實不可行者也陛下躬履多虞嚴恭寅畏方與萬
姓請命於天用實而去文有所而無報則恭謝之禮
在今日不可行者也搢紳儒生又有爲柴望之說者
以謂雖祖宗未之或行而今日可以肇修臣嘗考之

其說本於書之堯典本爲巡狩之用而周室行之於
時邁告祭之詩其說詳於孔穎達之疏指爲封禪之
事而漢光武用之著於泰山刻石之文陛下遭時艱
故遵養東南修政理戎俟天悔禍舉茲大禮惟務於
忱豈可托巡狩告至以有辭乎又況柴望之祭不及
祖宗所用時日亦當有據若一切損益之則安用柴
望之名哉然則柴望之禮在今日亦不可行者也臣
竊惟明堂之禮有漢武帝汶上之制紹興元年實已
行之若再舉而行適宜於今事無戾於古典或謂自
維揚南郊之後至於今日再遇當郊之歲不可以踰

六年而不郊以臣考之郊之疏數本無定制真宗自景德二年祀南郊至祥符七年而始祀東郊則九年而後再郊矣仁宗皇帝皇祐五年祀南郊嘉祐元年行恭謝禮四年行祫祭禮七年行明堂禮則踰九年而不再郊矣踰六年而不郊非所疑也或以周公嚴父之文爲疑則既有治平中司馬光呂誨之議又有熙寧中祖宗之聖訓與王安石之說足以破萬世之惑矣或以並配之禮爲疑蓋紹興元年禮官之議以謂皇祐之時四方無虞萬物盛多是以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蓋其說不盡不能推明所以變禮之意

是以致衆人之疑謹按皇祐詔書其畧曰國朝自祖宗以來三歲一郊今祀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配坐不及祖宗宜並配以稱朕恭事祖宗之意蓋太祖則周之后稷當配祭於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當配祭於明堂者也郊當祭太祖而以當郊之歲舉明堂之禮則不可以遺太祖而不祭稽之神理本之人情則皇祐詔書之本意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豈特以四方無虞萬物盛多而舉此哉並配之禮又非所疑也若乃神位儀物損益多寡之數更合再加斟酌以盡今日情文之宜詔從之蓋中興郊

祀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之禮參考推明至與義之議而始定於是太常寺條具乞以明堂大禮爲稱左僕射誓行事執事陪祠官於尙書省刑部尙書莅誓明堂殿上下徹去黃道裊褥入殿門不張蓋百官不得回班御燎從物繖扇更不入殿行禮前衛士不起居呼萬歲讀冊官讀冊至御名勿輿詔並從之國子監丞王普言大禮明堂有未合典禮之事正配每位設太罇三著罇三犧罇象罇壺罇山罇各一又設罍如罇之數太罇一實供內法酒一實汎齊一實醴齊著罇一實祠祭法酒一實盎齊犧罇實緹齊象

罇實沈齊壺罇實昔酒山罇實事酒太罍一實清酒餘皆實明水謹按周禮春祠夏禴用兩犧罇兩象罇秋嘗冬烝用兩著罇兩壺罇四時之間祀用兩太罇兩山罇又曰凡祭祀供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然則六尊之數凡十有二其當時所用者四其設而不酌者八明堂乃季秋大享則初獻當用兩著罇一實元酒一實醴齊亞終獻當用兩壺罇一實元酒一實盎齊皆有罍如罇之實又設兩太罇兩山罇兩犧罇兩象罇實五齊三酒而不酌罍亦如之今祭祀所用惟九罇而首設太罇者三以供內法酒及汎齊醴齊實之

又設著罇者二以祠祭法酒及盎齊實之又設犧罇象罇壺罇山罇各以緹齊沈齊事酒昔酒實之尊之數不足以盡五齊三酒也又設太罍以清酒實之元酒不與齊酒對設也則又爲八罍以實之且在三酒之後焉蓋不論所設之適與所陳之義但取遍於罇罍之數而已實無經據也宜倣司罇彝秋嘗之制設兩著罇一實元酒一實醴齊以俟初獻又設兩壺罇一實元酒一實盎齊以俟亞獻終獻其餘八尊以實五齊三酒設而不酌悉如周官之制其醴齊請以祠祭法酒代之其盎齊請以供內法酒代之增三罇爲

十二之數庶與周官相應

書又言按祭器實倣聶崇義三禮圖制度如爵爲爵形日負盞於背則不可以反坫簋簋如桶其上爲龜則不可以卻蓋此類甚多蓋出於臆度而未嘗親見古器也自劉敞著先秦古器記歐陽脩著集古錄李公麟著古器圖呂大臨著考古圖乃親得三代之器驗其款識可以爲據政和新成禮器制度皆出於此其用銅者嘗有詔許外州以漆木爲之至主上受命於應天郊祀於維揚皆用新成禮器初未嘗廢止緣渡江散失無有存者昨來明堂所用乃有司率意略倣崇

義三禮圖其制非是宜並從古器制度爲定其簠簋
樽罍之屬仍以漆木代銅庶幾易得成就

紹興七年詔大享明堂時徽宗升遐上躬行三年之喪
禮部太常寺言景德熙豐南郊故事皆在諒闇中當時
親郊行禮除郊廟景靈宮合用樂外所有鹵簿鼓吹及
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其逐處警揚止鳴金
鉦鼓角乞依累朝故事行太常博士孫邦乞自受誓戒
日皇帝暨百僚禁衛等權易吉服至禮成還內仍舊中
書舍人傅崧卿援嚴父之文欲陞徽宗配享詔令侍從
臺諫禮官同議

禮部侍郎陳公輔言陛下方居道君皇帝之喪而道
君皇帝神靈方在几筵豈可遽預配祭之禮况梓宮
未還祔廟未有定議臣愚以爲當先期一日陛下盡
哀致奠奏於道君皇帝以將有事明堂暫離几筵暫
假吉服蓋國家故事不敢廢也然後卽齋宮入太廟
行明堂事事畢服喪如初斯謂合禮吏部尙書孫近
等議引司馬光之說曰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
配明堂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
配天之文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
也然子孫不敢推以配天者避祖宗也近世祀明堂

者皆以其父配此乃誤認孝經之意而違先王之禮不可以爲法況梓宮未還几筵未除山陵未下而遽議配侑之事乎臣等伏請今年明堂大禮權依紹興元年詔書請俟削平僭亂恢復大業然後定郊祀明堂之議一從成周庶不失禮經之正詔從之

三十一年九月辛未大享明堂罷合祭奉徽宗配祀祀五天帝五人帝於堂上五官神於東廂罷從祀諸神位用熙寧禮也

禮部太常寺言明堂大禮車輅鹵簿法駕儀仗理合預行討論欲依政和五禮新儀宗祀上帝有司陳法

駕鹵簿車駕自太廟乘玉輅詣文德殿皇祐明堂記大駕宇圖用萬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大中祥符元年法駕用萬有六百六十一人較之昨禮令三分減一爲率禮官所定凡萬有一千八十八人昨紹興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郊祀大禮大駕鹵簿捧日奉宸隊等共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入今討論明堂大禮乞依紹興二十八年例三分減一用一萬一百四十人從之

人參之

注參之與二十八爭險三參一用一旗一百四

刺等共一萬五千二百二十二入今借備即堂大

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校雖大數大數函翰奉日率

一為率既實於家凡萬有千八百八入報勝與

平忠監用國籍六百六十一人辨之報數合三

大監守國用萬有八千二百五十六人大中報

文獻通考卷第七十四



